齊家西學 卷之一

De domûs gubernatione.

a p. Alph. Vagnoni S.J.

5. tomi. —

tom. 1us 1º

極西高一志譔著

齊家西學

古絳景教堂藏板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鐫
訂閱姓名于後

黎寧石
耶穌會中同學陽瑪諾共訂
伏若望
値會 傅汎際 准

齊家西學卷之一目錄

止

齊家西學卷之一

極西　高一志　譔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衛斗樞
段　袞
韓　霖　較

齊夫婦

修身之學備矣、次以齊家、厥屬有夫婦子女僕婢、甸徒、之四者理家、乃齊焉、

定偶第一章

有夫婦然後有子女有夫婦子女然後內而僕婢外而佃徒種種家務起焉是故夫婦家之本也必有正則安守定職安盡焉如築室之先樹基也蓋造物主從太初時定之矣厥初生人止一男一女配爲夫婦令傳類爲萬民宗祖伉儷實定于此夫開闢之初生人最急胡不多婦而一止配一蓋正則安如此爾古曰寰宇大室也各室小寰宇也大室一陰一陽多陰時序必乖萬物必亂各室多陰配一陽可乎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外敵體則一婦不得二夫一夫亦不得二婦也審矣後世不稽物主原旨有妻復娶妾正則乖矣夫婦和則相慕相信相結相成焉多則和散信衰而離矣何定職之能盡乎蓋婦性易怒易妬多疑多慾一已難治何況于多一婦之子且難教多婦之子將柰何夫所營財賴婦蓄之增之多婦各利其有家業能勿替乎多婦之子厥習半繇母母恃色爭寵未能相睦爲之子者能相好不相尤耶古今明哲往往垂戒曰婦者亂倪禍胎難服之屬難

免之菑也。其賢者千百中一二而已。名賢罷辣多言曰、娶獲賢者。福也。不娶而自適。乃更福也。或詢其斯曰、娶妻之安。兩日耳、入室初日、與出喪終日也。理學之師東格勒恆悔結婚、他日或以婚問、答曰、魚欲入笱易。欲出笱難。第阿日搦志士也。曰、人于事未行之前、可悔者五、而婚爲之首、以其苦綿綿不絕。未試者不及慮而禦之也。古名士出妻、友責之曰、是豈不潔不妍不育耶、名士舉足答之曰、斯履豈不鮮美乎。詎識其于足苦快乎。一士歸終謂昆弟曰、吾生平之福、非妻賊損之、庶幾備矣、噫、一妻不惡、尚賊良夫之福。多婦不賢、禍宜何幾哉。故前哲明婚姻之勢、或終不娶、或一娶不續。蓋曰、初渡海者不足異。未遇風浪之險也。再三渡者獨何與。理古我中古明賢也、曾治一國、或勸以嚴命俾人婚娶、賢者曰、婚姻當聽其自主、蓋婦女實爲禍階、勿強人也、乃知齊一婦之室。聖賢猶難之。況多婦之室。不賢之人乎。

擇婦第二章

擇婦有五戒、一曰、勿貧富不等。貧狹陋不堪、富驕貴

5

難服、等則心易和齊也。古名賢箴友曰、勿娶富、娶富獲猛伴。弗獲善偶也。勿娶貧、娶貧得賤婢。不得正配也。從比大我明師之旨、婦家等夫家。庶免二患矣。理古我定國制中、嫁女不得裝奩過豐、恐女惡而富者易嫁。賢而貧者難嫁也。

二曰、勿年齒不齊。理古我爲國立娶制、戒穉老、穉者氣未完、娶則損其身。弱其學。孱其子。老者氣已虛、娶則耗其力。減其智。夭其子。弟阿尼智王、訓再醮之老婦曰、國法可違、性理不可違、謂婦老不復有產理也。

或請于弟阿日搦曰、婚何時利、答曰、幼與老弗利也、古譬曰、幼配老、猶穉樹倚朽木、匪久俱敗耳、

三曰、勿娶病弱。病弱者不能生育、即生育未有不病弱者、不能理家、即能理家、亦不能久也、諺曰、母之胎孕無不傳子、健生健。弱生弱。娶者盍倣農之播谷種乎。擇其精者。其穡必善矣。

四曰、婦不欲太慧。不欲太癡。慧者過慮踰閑、擅權亂序。癡者不盡本業、不能從良夫指誨也。

五曰、非賢勿娶。蓋賢者縱貧且媸、可以育子理家、古

所謂不盜之寶也、不賢雖尊富聰巧、育子必不肖、理家必不成矣、古名士曰、娶妻如擲骰、幸而賢、和樂無已、不幸而不賢、懊恨無已、東格辣德嘗曰、吾向逢三患焉、蒙之學字一、貲之缺乏二、妻之猛悍三、雖幸免其二、至三則未能也、布路大各往世聞士、悉數婦之不賢曰、一室之留也、良夫之累也、寍靜之敵也。生平之勞也。聯綿之患也。危蛾之場也。苦累之媒也。無情之獸也。無底之井也。名士默南曰、海地之烈獸、未惡婦若也、盖諸獸有術可馭。惡婦無力可服。無法可治

也。甚而激言之曰、與配惡婦、寍逢猛虎、豐所爲西智王值臣喪不賢之妻、慰之曰、幸矣哉、汝妻不亡。汝身汝室不存也。古盎博削聖人曰、智士娶婦、所望者非財也、非色也、德而已、盖夫婦之和、子孫之育、家道之昌、獨係于德耳、聖經細陳賢婦之善曰、賢婦者遠方之珍寶、一室之文章、內齊之表儀、良夫之安地、子息之光、天役婢之楨幹、親戚之依歸、窮寒之燠室、憂患之慰堂、幸而獲之、上主之所錫、非人力所能致也。

正職第三章

世物無全能皆相須以存成也觀造物主初生一男即生一女俾成伉儷和睦立家以正道垂萬禩乃知夫婦之職首在相眷相濟相存相成矣一病一事之一憂一慰之一迷一醒之一邪一正之一流蕩一簡持之一欢一殯瘞之治外者急積聚居內者勤藏貯一倡一隨翕志併力相資相安至老未已也次則以正道而生育焉世物屬生死者未能久存以傳類者急類存即已存也傳類者非陰陽相合不成二者一主生一主孕一主產一主育禽獸生子亦一爲

一爲求食手足拮据互相存濟至于人族更爲明著孕之懷之飲之食之母之職也提抱既免教之誨之疾療之壯室之不肖督責之父之職也然外內雖各爲主而女陰男陽婦必從夫以爲起居之表焉古博學之士布路大嘗曰婦雖貴且尊一室之權悉係于夫也正如酒與水合酒爲主存色與力以爲宴會之需矣又譬如日月月主陰澤下物光力悉借諸日倘掩日非特失其光且致諸物乖亂婦之尊榮權力全係于夫苟乘勢擅權必將失榮亂室矣然夫主婦權

非如君主乎臣有天澤之殊神主乎形有主客之分也則凡夫視其婦偶也非婢也相接非如外物骨肉也夫之智者分權于婦定其職審其情性才能而輕重付任之正如海船弘狹深淺以智衡量而載之以物也

和睦第四章

造物主初造一男遂取男一脇骨造一女爲配是萬民之宗祖也夫尊于婦乃造以操土婦卑于夫反造以夫脇非明示以互相親和如一體也共造畢命之曰二人一體不得休離但遵聖保祿誥主旨曰夫視婦宜如肢躰脊頸之婦視夫宜如元首尊崇之其道非和不立家非和不齊也蓋物之勢以是生者亦以是成夫婦之配從和生則育子女誨僕婢治產業非和何能成乎諺曰微業以和長大業以戾消是也聖經云夫婦不和如兩牛負駕角觸異適終致覆車又云造物主所寵世人者三昆弟親一鄰里睦二夫婦和三而夫婦和爲尤要然其和以善非以邪也蓋婚姻之配以相資相益而結也濟惡恣邪非夫婦之和

9

賊黨之盟耳。善和者、必心和、言和、行和、三者備焉。凡夫婦之志異向者、喪和之本者也。古言曰、夫婦無情一生不宜。情和矣、而言可乖乎。蓋言乖猶棘茨也、非特傷衣、并傷體矣。經云、言和者息怒、逆者熾之。言和矣、命令尤不可悖。凡承命者、不能二適。使夫令動而婦令止、夫令南而婦令北、豈能并行之耶。觀琴瑟之絃、須調可証夫婦之行須和矣。諺曰、金試以石、情試以行。信哉、夫婦之和如目。二目從一觔而具、雖分左右。然啓閉上下、瞻寐無時不合也。夫婦一體、雖職別外內、志向惟一、然後成。成琴瑟之和焉。蓋夫之德成以三。和于主、和于人、和于己、而和于主爲首。婦之賢亦成以三。和于夫、和于子、和于鄰、而和于夫爲首也。

全和第五章

夫婦貴和矣。而傷和之端有四、不可不審也。曰邪淫、曰嫌疑、曰忿怒、曰踰分。邪淫者、夫婦繇一體而分。又復結成一體、必相親相信、俱順上主之命、不得自主還相爲主也。二者一有他適、即悖伉儷之義。豈獨婦人邪淫爲罪耶。古名賢曰、夫婦之和、多係于夫。不識

他婦、婦不識他夫也。夫婦之道、如日月之會、爲近遠未嘗違黃赤二道。日恒施光、月恒接之、因以爲美。遇地影蝕而醜矣。夫婦相從相愛、或近、或遠、無不光美。淫邪中隔、榮失和傷矣。

嫌疑者、夫婦之和、本于親愛、愛愈切、和愈固。愛情之勢、不容他情參之。既有猜疑、則愛情消、和意離矣。人情易變、朝愛暮憎、暮愛朝憎、不自知也。矧魔誘人妬情好易間、或無他端、而所値事勢、人情稍有齟齬、亦易生嫌、嫌隙一生、理竅必蔽、張唇搆怨、徵色發聲、譊詈不已、謗訐隨之、恨無可洩、或至自殺、甚或毒傷、以雪其忿、故聖經儆夫曰、勿輕生疑、疑則情疎、和失、怨恨不止矣。故夫婦之間、謹防嫌隙、偶爾懷疑、且勿外泄、徐稽疑跡、據理緩決之也。豐所爲西國智王、聞談夫婦相嫌者曰、夫婦求嫌疑不生、和睦不失、必使夫聾婦瞶、乃可。何也、聾則不聞婦之言、不聞人之譖、瞶則不覩夫之失、不覩外至之端也。

忿怒者、女性虛弱、易怒、夫性聰剛、亦易怒、加以室家之繁、子女之累、婢役之愚、及諸突至不虞之事、夫婦

之怒如火加薪遇風更熾烈難止矣上古西國婚者初祭土神先去牲膽焚之神前以膽者忿怒之室示夫婦既結戒忿存和以齊其家也故夫婦之賢者非止預防未怒之先又多備夫治怒之道蓋遇觸輒怒者常情也智者不免宿怒不釋者非人情也獸之猛也欲息諸怒莫若以忍蓋怒如火[illegible]除薪料未有不熄者以忍迎以[illegible]善處怒未有不息者也西士古賢宴一友其[illegible]友不安諸主人留之曰吾忍三十二載爾不能忍一時乎客服其言妻亦聞而改過焉東格辣德上世大賢也妻山弟[illegible]性悍或[illegible]何以忍之賢答曰水車之輪無時不囂曾無怨者吾于妻亦作是觀耳他日一友請問賢答曰子室中育雞鵝否友曰育矣曰子何聞其喧聒而不怒也友曰雞生卵矣曰妻亦生子他日又問答曰吾欲并忍外逆先習忍內逆耳厄勒戕聖人訓夫婦以和曰宇內德無不缺人無不失欲人忍己己寧不忍人耶則夫勿思其忍于婦者惟思婦所忍于己者也婦勿思其忍于夫者惟思夫所忍于己者也相忍相恕庶和不

傷也。莫尼加西土聖德婦、夫未從聖教、性甚狠戾、比
鄰知而哀之、寬慰焉、聖婦怡然曰、凡女結婚、即聽夫
命矣、敢怨哉、後竟化其夫、嗟嗟、一生之戾、服而化之。
一時之怒、不忍而受之乎。夫婦之和、初雖黽勉、久則
潑而莫解。木板初膠易裂、久則堅矣。夫婦之怒猶火
也、非加言薪、匪久撲滅、原情倍復矣、古所謂相眷之
怒、反爲奮情之端、婦和之風是也。
踰分者、夫婦有定位、越分侵職、失和之繇也。日司乎
陽、月司乎陰、躔次度數不忒、時序流行焉、萬物生育
焉。聖未亞西國名后也、獲王寵、問其道、曰、守內分、不
預外政、以夫情爲情、不至逆而失敬、嗚乎、得之矣。

夫箴第六章

古言曰、臣之表君也、妻之表夫也、夫之正邪不通于
妻者無之、夫欲正妻以齊其家、莫若結以和、先以善
迪以身、發以智也。否則拂之、強之、愚之、若狂風強脫
人衣、人持愈固、豈若大陽以煖薰人、人自解衣而退
之乎。
次忌懦、物之勢、貴中、過不及、弊等耳、諺曰、風過朽船

覆而洸之。婦值懦夫。御而敗之。信夫婦性好勝、好自主、遇夫之懦、必駕其上矣。厄知多國有鱷魚、值慢者懲而追之。敢者惧焉而退。婦性亦然、讓之而悍、抗之則馴矣、古言曰、女子值男之弱。爲豹爲狼。值男之强。爲鷄爲羊。古賢訓其新婚之子曰、爾既新婚、宜制婦、勿爲婦制也、蓋婦出于夫、造物者屬之于夫、婦雖正位于內、權悉屬之于夫、婦竊夫權、一室二主矣、主將變役、何能齊家焉、

三忌嬉、婚姻之道、以節以敬。猥褻之跡。是羞是避。蓋微端啓。大節敗矣。古言曰、夫寵其妻、妾也。然必以正情。求久不間矣。或謂無外淫。一聖訓之曰。醉于室。醉于市。等耳。蓋恣淫于夫婦間。獨非罪乎。是故夫婦有別。接之以禮。古所云相敬如賓也。西都有名臣、見自戲其妻者、奏褫其職、曰無閨儀。能襄國政乎。易曰、婦子嘻嘻、失家節、是也、

四忌瀆客事、妻爲生死之偶。全體之半。內治之助。室中之事。宜與同謀矣。至室外之務之政。或友所寄之密情。是不可寄于婦者也。婦友之性喜新輕言、不知

密秘、以傳聞爲快、古昔賢士三筭者蒙主佑、賜大力、千萬人莫敵也、妻欲聞得力之繇、夫初不洩、後巧探知之、未幾爲敵迫而泄、致喪其夫、故聖經戒人曰、勿示爾心于婦、將辱爾。西土或訴于賢安弟法搦、以妻漏密事、賢者責之曰、非妻之罪、寄密于婦、與妄漏于衆無異也。加多上古聞士、每日常悔者有三、洩密秘于妻者爲大。夫男子剛正、猶不能自含密情、豈能望于柔弱之女子哉

五忌私愛婦性甚狡、誘夫從已、必恃愛情取信、既獲寵信、然後惟所欲爲也。撒羅滿古名王、蒙主異寵、賜以智能、超越諸王、初謹于事主、勤于國政、尋迷于色、妾忘本敗政矣、故名賢戒其子曰、恃妻愛以齊家、終致濟惡也。古言曰、佞人婦人圖欺人、必飾言色以媚之、因以陷之、智者于婦之愛、非惟不恃、且愼之矣。

六勿慢勿吝、婦與夫既一體。則夫輕其婦。即輕其體。以至輕其子也。古名哲曰、輕妻不敬。是以妻爲婢。以子爲奴。以已爲役也。田之茂荒。係于溉澤。多寡。夫于其婦。敬之厚之。非特安其心。奪其志。且使澤一家也。

如日之照月光輝盛滿萬物豐美倘失敬與惠使妻失志子失養室家之道衰矣

婦箴第七章

賢婦之飾古哲約之以五一毋好飾二毋好游三毋好言四毋好閒五毋好貪毋好飾者以好飾非假為妍美必掩其醜惡也古名聖曰文飾過分者傲之旗魔之媒妬之招貧之蠹也比大哉曰婦女之正飾非珍衣也貞德也彼時壞此時盛彼招妬此起敬彼誨淫此防淫豈不信哉賞樂古賢之五要一是夫命未嘗飾飾于首或問之答曰吾以良夫之德為首飾也又有智士曰賢婦專于內飾不暇外飾正以无飾為飾也或問于賢婦曰貴室之婦多佩珍香汝獨否何也答曰无香正為貞婦之香旨哉言與然女勢不等相交之飾亦不可廢取其宜存其体順其夫非特不傷義損貞尚有益于內知也儒理亞蕭王之女婚夕斥文綉不御哉曰乃盛飾父問故對曰昨悅父目今悅夫目矣然夫之智者所貴于妻非衣之華惟德之美耳蓋凡婦女飾于外必荒于內也毋好游者婦專閫內

督家政好游者廢職啓疑東格祿德大賢也妻遇客集將出觀賢責之曰爾出非欲見人乃欲見于人也古士蘇爾彼治家甚嚴妻出不隱面爾彼黜之曰凡婦出必隱面以內顯其夫也爾欲見于人則非我妻矣昔歐玻名哲聞一友譽鄰婦責之曰妻各有夫不宜爲人識況譽之耶月會日時絕不見少離少見正對光滿矣賢婦反是對夫則可見夫夫遠隱愈深矣婦之出游見所不宜見聞所不宜聞歸而外誘之倪時躍于心潔者汚靜者擾矣珍服鮮衣固藏于匱笥載弗損一着染塵豔色失矣近古名聖自道曰出接外物而歸不若未出時純潔況婦女耶葢婦女之貞如玻璃微氣噓之足以汚之也

毋多言者多言婦之常態古曰婦性彌短于力彌長于舌是也又曰老人婦人童子所不能守者緘默也古諺曰急流可止婦言難禁是故賢婦稀言聖經所貴謂一稀言而智慮貞謹諸美具見矣不然露其身與室及諸人之短啓紊亂之端不淺也古之名哲嘗曰人之屋皆有二門以漏其情一戶之口一妻之口

人戶皆知嚴防妻口率多疏畧何也夫一言僨事智夫寡言猶或疾之況愚婦之多口哉

毋好閒者閒諸惡之媒也正務一息邪念旋萌內工既輟外誘迭進矣婦之正職主于閫內无多閒歇好閒者家政必荒矣聖經云閒致匱乏則富室之患莫甚于好閒之婦也昔一婦問于賢者貧何繇富答曰以織以育而已令婦好閒則織育之功廢欲富難矣益富者以閒而貧則貧而閒者何繇富耶上世聞士嘗曰與娶尊富寍娶卑寒益習閒易貧苦工易富以

故聖經詳敘賢婦之德曰或勤織絡或囑婢役或治于女或受外積或施內儀或補夫缺或應室務朝夕拮据困而寵于夫孝于子孫敬于鄉里戴于姻親榮福之備豈好閒者所能致哉

勿好奢者婦人未經積財之苦未試年老之難迷于華麗之飾費出无經故聖經譽賢婦之德必述其善存良夫所聚之資也先知者圖夫婦之道譬二牛並耕致禾稼盛茂意示夫婦既任婚姻之駕應合志併力致家資之盛耳倘一勤一怠一聚一散則財何繇

聚業何繇盛共。古賢訓婦寓言曰、蜩螗之虫夏月喧囂不止。不慮積儲冬月乏食。苦死矣。婦之愚者如之。故曰智婦勤工增夫之積用、時與奢宜儉、所以御日後之難。杜其夫與子之慾也。至某濟窮賑患、則反是。蓋造物主豐爾產、加爾資。非欲私之。欲公之。積德于近。備功于後也。財資之豐、大之不如仁慈之美。捐資以加仁功更益之矣。所施財物、如貸人而取息也。聖經每云、凡爾所施于貧者、物主受之、如施于己。豈不百倍報之耶。又云、爾施于人、主必施于爾。又云、知捨于

窮者不能窮。何也。施如稼、然稼一而穡十也。物主至慈至優、何曾見吝于生民乎。爾未生、主尚生爾。爾未求、主尚與爾。爾未富、主尚富爾。倍爾業、豐爾產。不圖爾利、爾報也。況爾發慈志施爾、積報主恩、則豈至廢爾功不鑒之償之厚之耶。經云、授福于受、益主于授受之際。必不欲負也。古之名聖曰、物主于人、若争競然。此以減損、彼以增益。此以奉命而施、彼以嘉忠而報也。又有聖人嘆曰、異哉施捨之功。授受之際、利益多歸于授者。何也。受者仍多空乏、授者其富休然未

19

見損減仁德之功。且倍積矣。故知賢婦于斯。豈奈无儉夫之仁。智者非特弗禁之。尚以是誨之。因建奇功。福其室于无窮矣。

偕老第八章

或問既結婚、可復出否。答曰、考聖經、造物者初生夫婦兩人、令其和諧、生育子孫、偕老不離也。天主降世時、或以出妻爲問。主立功訓曰、一夫一婦、上主所結、苟非大故、而棄妻他娶、棄夫他適、卽負罪上主、不可逊也。聖釋註曰、婦蒙不潔、失婦義也、謂之大故。夫分揚絕之、然不復他配、婦亦不他嫁、各守其節、或悛則復和、不然、夫婦俱罹淫罰、是爲大主定規、萬不可悖也、谿是先賢每曰、市器物者先試以定取舍。配婦不然。婚既結。雖愚醜病老。終身不離也。當時聖徒問曰、婚姻之勢如是迫切、則配娶似爲不利也、主答曰、是福不可勝言。然非愚俗所及也。世道非伉儷不成、伉儷非求和難全、則休離斷斷不可、一休離、多致患孽、啓釁隙、傷親情、招謗議、婦棄原夫他適、辱身傷倫、爲衆厭棄、休婦他配、獨不爲醜乎、妻出所遺子女、受

辱沒世難雪、夙昔寄情、生平恩惠、一旦漏泄消亡、婦之眷屬婢役、怨恨憂傷、家業潰散、一室之中、何恃而不敗耶、故夫之智者、偶遇嫌隙、不輕信、即信不妄言、言亦不敢大露以取辱、古言曰、火始熾、勿加之薪、疑始萌、勿加之意、勿加之言、愚者昧是、圖雪辱而反加辱矣、

再婚第九章

或問喪偶再婚可乎、曰可、夫婦固主所立、生死相依、不失正節、則初婚再婚、義也、禮也、弗犯上主之命、較論之、不復婚者節更高矣、以實理驗之、一曰、人以貞潔類天神、超世俗、婚姻則類地獸、從陋俗矣、鰥寡之節、較之婚姻之節、更貞更潔、聖經較列二貞之功報曰、守一夫一婦之貞者、報如種一而收三十、守鰥寡之貞者、如種一而收六十、則守節之貞、高于婚姻之貞如六十之于三十矣、保祿聖人昔親領主教、并宣傳之命者、其論婚配之禮曰、凡喪偶而復婚、非罪也、然不若守節更爲祥福、更爲奇特矣、中華之制、凡有節婦、朝廷旌之、親友賀之、後世表之、貞節非高于再

婚者東西諸國何以共尊寵之耶。

二曰、夫在則婦必聽命不得自主也。婦在夫配之不得自主其身也。故曰、夫婦互主互役終身不得休離。罷西畧名聖甚言婚姻之苦曰、結婚非他同鎖之鏁囚也。相牽相隨無可逃可別之理。故相就相忍且同負養育及家務重任至歿可寧息也。至一偶亡婚結遂釋乃得自主自適矣。何須復婚。失所新得自專之權乎。魚幸出笱禽幸出籠知戒于後民之靈者不如鱗羽之愚傷哉。

三曰、婚姻之苦甚繁甚重無處不遇無時可免也。婚而悔者十九也。婚而安者十一也。幸免矣復投其中。謂之何哉。既免大海之險而復求漂洋自致死浪中。不足憐恤矣。亞你亞西士賢婦也。嫁賢士而寡所親計奪其貞志。婦固辭曰、復嫁者賢耶。未免恒悔其失不肖耶、未免恒悔其得。竟誓志不改。若味亦西名士也。偶鰥、女亦寡。父勸女復嫁。女對曰、父不復娶我可復嫁耶。父曰、吾懼不得前婦之賢。女曰吾亦懼不得前夫之善也。父子并貞節享靜潔之樂終身不悔。

四曰凡已經婚配之累非有大故復續婚者是必昧于事沈于欲薄于情者也賢婦生勒亞喪夫守節或勸以嫁答曰前夫雖死于人未死于我復嫁何爲玻瑧亞氏父夫俱西名士夫亡憂不止或責之曰憂至何日方止答曰終之日止之年矣雖然或無後或妙年志願未確力量不及危于時勢苦于自用再婚可也保祿聖人每曰與燃以慾火寧婚而免燃乎要之非其至也西諸國依古聖立規守貞者衆尊戴之鈌乏之則周恤之不使困以致改節也繇是益博削聖人勸民守節曰凡喪偶勿慮子處盇貞潔者好獨好隱天神爲之伴矣且無慮無以爲生盇天主自保爾命掌爾務且令仁士敬慕濟扶不已也倘曰所有子女望再婚教育之乃再婚者多棄前子育後子或分心分力于兩子不仁不公之罪難免矣又或曰再婚求後能必再婚必生育乎生育矣能保其必存乎存矣能保其克肖乎數者一不如意悔何及哉此大聖至論非以聚再婚用以醒愚俗冀不迷于世情之淺陋致棄貞潔之美功焉耳

終

齊家西學 卷之二

de domus guber-
natione

tom. 2.

齊家西學卷之二目錄

止

費奇規
耶穌會中同學 龍華民 共訂
鄧玉函
值會 陽瑪諾 准

齊家西學卷之二

極西 高一志 撰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段衮
韓霖 較

齊童幼

夫婦之學已明、次以生育、而教子之道當講矣、余旣以童幼教育書別行、實齊家西學一大支也、茲詳列如左、

教育之原第一章

造室者先築其基、佃田者先墾其地、養幼之道、必以二親爲基地、蓋父母之清濁正邪、大都傳於所遺之種、故欲免後之不肖、必愼於婚媾之初、而愼之道有三、一曰配以時。二曰擇以賢。三曰交以正。三者廢一、而教育之道病矣、

夫婚娶而計養育、誠人道急務哉、然必俟其時。勿以蚤基害、彼孳尾有時、非時弗鳴、配在鳥獸猶明矣、盖養育主力與氣、力因年長、氣因時清。欲蚤婚、安能即産。即産或務不能存。譬穀種未熟。滿而播之。必弗生。即生亦易壞也。夫生育大道。乃急爲子受室。欲繼嗣反乏嗣。不亦愚乎。即使童幼夫婦、倖養而成、未能治身。安能教子。故吾西先哲定婚時。男以三旬。女以二旬。今雖不盡然、亦未甚相遠、盖必是時血氣清凝、足以生養。必志炁明。足以教訓。故乏之後者少、成德者多也、

婚姻之道、不惟其美、惟其稱、首當愼年、盖老婦得少夫、老夫得少妻、均可醜也、且雖有時生育。然能成功

者少矣、次當慎血氣。果核爲蟲蝕。苗秀花實多如之。諸品皆然。獨傳元祖美種。可不加悲乎。嘗見人家相承惡疾、不能復立者種種、可哀也。旣年合而血氣清矣、又當察其性情、或欲質鏡、匪獨觀其貴美也、先試其對正像否、欲婚姻者、可獨計其貴美。而不察其性之和順也耶。昔西賢后、聞名臣有娶貴美而無德者、嘆曰、夫夫也、婚媾惟隨目而已。曩有賢士、聞窮士娶貴室者、笑曰、此人也、徃得主人矣。可謂娶婦耶。凡世間妖孽。皆繇于二氣不和。故夫婦情乖則禍搆。尚望成養育功乎。徃有智者、數年約婚不就、或譏之、答曰買田植穀、猶兢兢焉察察無已。娶妻植後。顧可草草乎。況買田有誤。猶可改也。若擇妻有誤。莫可移矣。遲遲奚傷。或曰、女子性情順否、何從知之、吾中華未嘗不慎、未定厥祥、先察厥辰、次且屢詢星命、而猶未足如意也、柰之何、予曰、世間諸慮、莫甚乎星家之言、乃或依其言而結婚矣、後目反目、絓疾寒窮斷絃者有之、何觧與、蓋星象者運之自然。吉凶者乃　天主所降也。試觀同辰、同刻、生養者、而貧富、愚智、卑尊、吉凶、不

筭、天運之時、雖可以術推、而 天主之命。必未可以人定也。古之聖賢談吉凶、以爲善惡之應也。宇內衆力、未能強我造惡、則宇內衆力、亦未能強我投凶、是故人之志強於星辰、強於宇內衆力也。星家既不能知人志之善惡、豈能預筭生人之吉凶乎、往有士欲行一事、問星家可否、荅曰否、遂弗行、竟失機害事。又遇事又問、荅曰可、依而行之、乃遭難失事。星家之言、豈可信乎。吾西國欲娶得賢者、先詢其鄉與內外之戚、然後定爲完竟、希不如意者、蓋閨閤之性情不可隱、常乘隙而著、其光則所居之處、自有徵應、何必捏星家之虛言也哉。

欲全婚姻之正道、既待其時、擇其賢、尚有所愼、則眷子之正意也。若圖逞欲、狎昵則與游俠邪、溺淫伎、無擇矣。古聖云、凡娶而惟侯其私欲、此以本室爲歌院、以本妻爲歌伎耳、可不哂哉、

疇昔有士、妄誇絕無他遇、乃獨耽於本耦、賢者聞而譏之曰、醉於室與醉於市、愆等耳、賢者尚不敢恣肆于本室、彼有他遇及畜侍嬖、侯私欲者、夫婦之乖、子孫

之差、庶嫡之爭、血氣之衰、名聞之損、業資之敗、及一切不測之禍、悉從此生矣、故先哲責淫者曰、殆共種於溝壑、豈若種於美區、種於他田、豈若種於本畝、況田少易治、必盛田多難脩、必荒矣、殆共特牧斯德為中古名士適遇美伎、招之、辭曰、吾有正室外矣、以暫樂售永辱、吾弗能也、且志養育者、不獨戒邪色、猶戒邪情焉、蓋親情正邪、槩通於子、古者茀阿日搦見一童狂痴、曰、其親必於迷酒時生此兒、不然、何狂痴乃爾、故吾西俗大宗、多設聖人賢女像於室、欲夫婦目擊而心思之、以正其性情、不容妄說邪俗亂生育之大功也。

育之功第二章

夫子既以正生矣、則必以正道育成之、何也、物之始造、必有闕、漸治之、斯全也、百工磋磨以成物、飛鳥翼覆以哺雛、況育其子者乎、倘不親懷而寄乳母養之于外、甚不宜也、蓋嬰兒為父母一枝、以愛己之心愛之、以養己之情養之、於是提扶調治而不少數、乳母惟利是覩、無骨肉之情、懷抱必有異焉者矣、嘗聞本母

恤其子、或委命陷險、或服毒迎危、或剖胎饑甏終不替其恤愛之心、乳母希聞如是者、即使彼此齊愛而養育清濁、亦必有異、奇美之木、樹之原地易植且盛、樹之異地、雖培植難成焉、故孩提得原胎之精氣、未有不長成、外母之乳、必不若也、昔有迫於窮者棄子曠野、有狠代乳之後、棄子人形也、而行猛獸之事、又有從孩提茹驢乳者、久之遂愚鹵、又有少時無乳、接羊乳以養者、其子長成、踈躍驅馳、狀與童羖無異、以此觀之、初生之子、未有不隨乳氣清濁者、使孺子習

長於愚魯之婦、其不壞而為愚魯者鮮矣、况母子相守愈密、必相愛愈殷、設使懷抱托諸他人、則恩情將減於本母矣、昔有一母、告子不孝、士師曰、汝向親盡懷抱之恩否、母曰否、士師曰、汝未盡慈、難責子盡孝矣、雖為子者未全獲二親之恩、宜以誠孝報之、然親以是施子、亦以是報人、情固然、造化主生女兩乳、而養育之際、又俾湧美乳、豈不欲為母者親懷其子、弗待人之代養也耶、或曰、母或感疾病、或氣禀之薄、不能親懷、柰何、曰不獲已、招迎乳母、必首擇其善懷抱

者。次欲其不迷於色、不迷於酒、不病於言、蓋多色多酒之母。生乳極濁。食之不但稟躰之薄。且沾惡疾焉。若其言必欲正實。不使訛言淫聲溺子於邪。故不得已而招乳母、必安招之於家。勿令出外。益家人之言、大抵靜正、且不離二親耳目。或審其音聲、或察其動靜。不俾美性之純危於邪俗也。噫嘻、人得實玩、則以錦繡什襲藏之非時弗啓、亦不令人易見也。子無價寶也、乃輕寄之愚婦乎哉。曰落尼抹聖人嘗誌古有乳母、恣於酒色、淫言邪行、養子未滿十歲、已無所不爲矣。

又一孺子僅四歲、即善詈、且淫訛、異而問故、或答曰、罪在乳母。繇是觀之、懷抱正功、槩係於慈母之殷勤也明矣。

敎之主第三章

懷抱之功既成、父敎宜早施矣、蓋育子者、雖係二親、但其重者、繇于陽之剛耳、諺曰、魚之小學大魚而躍于淵。牛之小學大牛而犁於田。鳥之小學大鳥而昊于天。西有一鳥、喜舒翼翥高、正對日輪、瞠目不避、仍欲敎其子、則攫而懸之、其對日光不閉目者、愛而存

養之、若閉目不克當日光者、委棄不屑養矣。西土又有小鵲類畫眉者、聲至美、欲教其子、自鳴而引之、不正音對和不息也。鹿教其子以奔。貍教其子以媚。狼教其子以貪。熊生僅肉團耳。自視之非熊也。用舌舐摩脩治之。漸成熊矣。嗚乎、禽獸皆欲其子肖。人乃不欲其子肖耶。況彼禽獸初生、即具毛羽爪甲。不俟長養。不待教習。而已知避害趨利。人之生也、赤身出胎。至弱未能移步。至愚未足明理。令弗得嚴親之教、如瞽者之行。不得援引。必將投足嶮巇矣。海中之危舟、高且堅、非長年引之、猶未能當、而小艇之弱可以當之耶。噫嘻、世道險海也。智者多滯且沉。愚童非智親提扶。可免身神之溺耶。往者的阿日搦古學名賢、適遇小童、奔慢於途、則以杖叩其父曰、夫爾子慢也、惟爾之罪、豈得辭。古嚴治國法、尤嚴教幼法、出令凡有子弗能教者、終身不許其子供養之。鶴善養其子、老而毛落、躰弱、恒藉其子之養、厄馬大禽也、懈於育子、不能覆且帡、子大而亦以是復之、乃知凡預圖其子之養、莫善乎先施教育之恩。倘未能盡父道、何望

後之盡于道乎世人急於生子而不思教誨平生勤苦積財竟不思財之主當爲何人格辣德上古聞士也欲變本鄉亂俗登高大呼曰人何爲自欺乎吾黨恒思聚財廣地而其所寄之子若孫乃弗之顧是所謂備美屨而不思傷足者耳哀哉昔有賢士見富人怠於教子譏之曰汝討富子孫乃不教之以善用循授戈童稺而不示之以法不將害人并害己乎吾嘗謂爲父貽財於子而不教以正是貽鴆毒而不施解毒之藥也故君子先教其子習之于學問進之于道德然後美貫令聞豐爵皆可致也吾西古俗用人先審其家教後進黜焉昔傳學之士往朝領命王知其子不肖辭之曰爾未盡天主所任職而循望盡吾所任職乎夫承教之子內順仁親外和主命爲親之榮爲邦之幹不教之子內逆乎親外越法度爲親之憂爲邦之孼有子者宜何擇焉

教之助第四章

嚴親雖望其子成立然力或不能獨教也必有善士以助其功是以智者稱師爲二父焉所以爲補全父

毋之恩也。蓋父毋生我，我使遊于世，而賢師教我，使遊
於道。父毋生我，我爲我於世者，而賢師導我，援我于諸
苦。父毋生我，未能使我不死，而賢師教我，乃使吾道
德不敗滅也。罷辣多上古大賢也，嘗謂天主之廣澤、
父毋之養育、賢師之教習，爲三不可測，併不可報。信
哉。斐里伯往爲西國智王，初聞世子生，曰：天主賜我
子，喜其可以承祧，又在亞里斯多名賢可師，喜更甚
矣。其子歷山，學既成，有臣問曰：斐里伯王父也，亞里
斯多王師也，二恩孰大？王曰：父使我嗣國爲王，師使
我爲國明王。彼傳性，此傳學，則善師之功親多矣。明
濟玩中古名賢也，以義禮聞於時，子染邪習，恐已不
能教也，乃引之鄰邦，名辣責德莫納，使日侍賢師，未
幾其子果去舊染，而成美業。夫以賢德之親，不能攻
其子之惡，而賢師之教能攻之，師不急乎哉。昔者尼
肋濟亞文學名國，有一童習于罷辣多名門，久之學
成而歸，適覲其父，詬厲大怪，曰：侍罷辣多，未聞如是
也。久於此，恐吾所脩悉亡矣，於乎。世之不善教其子，
而反害其師之正教者，可勝數哉。故親之智者，特延

善師以善其子、如良農既植美樹、接以善種、噫嘻童穉爲美種之萌、可不慎其所接也耶、都畧氏往爲吾西文師、譏怠於教子者曰、人命極脆、未識其終日之期、人子至愚、未識其將來之品、不早延賢師教之、可爲智乎、泰西總都有智王、名曰輿肋畧、將務子幼時有賢臣命之傳、曰、以此藐諸孤、厚在賢師國家之重正實式憑之教之則治、否則亂、又語子曰、吾已知天主嚴命、不可辭也、然吾向未敢負天旨、家志乎慈國志乎仁、爾代我、惟賢師是從、慈仁不失、則家國可理也、王乎可謂知教也已、伯路大哥下古西賢、嘆曰、人有田、無不覔敏農治之、有畜無不覔勤童牧之、有舟、無不托智工操之、有子、且將爲田與畜與舟之主、而反不覔善師以訓之、愚哉、夫家資器物、種種必爲其良、子乃家督也、乃獨不欲其良、愚哉、或欲畫祖考遺像、必托巧工乃教子孫成立肖祖考之活像、可不擇賢師以繪之乎、往者亞里第斯爲名學之領、或有子使遊其門、問束脩曰、數十金、父意太多、曰、此金之重、足待一僕、師曰、然、若爾異時、必將得二僕焉、是以知智者寧使家室

之貲。必不使子孫之教。西士有居室甚貧、乃延僎師惟謹、有人誚之曰、若尚未足僎室、奚以僎師為、答曰、積貲不若訓子。僎室不若僎師。財或亡。子無教。室將傾矣。故親之知道者、但有子。先計其師。然後計其貲。也厄肋濟亞吾土鄰國也、古俗恐人有困冗、失訓其子、則在任立公學。延四方名師。重其祿以公教之。又恐有懈不教子者。則立公司以指其迷而開導之、今吾西國特立　大學。遍邀賢師。專務幼教。又有士既成學。不計爵祿榮達。但圖立功天主。利益國家。設學領訓者。即耶穌會也。或開蒙學。或脩文教。或談天文。或剖性理。或闡聖道。皆合力同志。務于幼教。必使其知天上有主宰治人物而當敬。國中有皇敷命大衆而當悉。室內有親教養百凡而當孝。日日如是。處處如是。此教之大旨也。

教之法第五章

父師之教維何、曰言、曰身、夫童穉之心、如未書素簡。親師之舌、如筆墨寫書。必入之深、而後存之久也。故嚴親明師、務慎始教、希而不繁。正而不僻。庶得其安

耳。或問賢者、師孰爲善。答曰、希言之師。問故。曰、其言彌多、其意彌虛。言多而無實意、奚足尚哉。宇內惟希者貴。美有重寶焉、藏而不露、乃教之妙。肯以浮言多露乎。昔有賢者延師、適二人同至。未識誰可、欲試之、請言。其一便佞口給、其一希言人也。遂擇希言者、曰、器之虛、雖小而發音大。器之實、雖大而發音小。古言曰、多言之工、十載不成器。多言之師、能成人美器乎。夫教幼之言、雖善、且宜希而不繁、則夫妄誕汚罪之言、奚可哉。罷辣多大賢、常戒乳母、勿使亂述邪言。曰、童心者、蠟印易成迹。古詩云、陶器初染之氣、終乎不去。故童幼初聞之邪聲、究竟難忘。則智父明師、必須正言立訓、乃可以教子也。雖然、身教尤急焉。蓋言教如雷迅發震響、非不警人、未幾遂散歸烏有。身教如銃、匪但虛響、發彈直能斃偃所遭之物。究其所以然、目擊較耳聞、振動之心尤切。何也。心在目、目即心目。所視通乎心者速、耳所聞達乎心者遲也。色搦加嘗謂言道紆曲遥而遲、行之難。身道徑直近而速、遵之易。泰西詩云、汝欲吾哭、先須汝哭。汝欲吾歌、先須汝

歟。豈有以其所好、反其所教、而能成者哉。夫諸飛走非待言傳而無悖焉。天道何言、而行無謬。萬物育焉。至于百工之事。學者雖聞細論、非見其師已成之功。不能熟其藝焉。初學繪者、須摹古畫。初學書者、須臨美帖。教子何獨不然。農者欲脩小樹使直、必縛諸端木。繪者欲畫直線、必持乎正矩。夫親師自正乃童幼之端木與正矩也。色搦加曰、諸幼之不肖、從親與師兩身而成焉。蓋子之愚者、視親師所行之邪。不知其邪也。以爲其所當行者耳。歷山王、始學于數師、畧泥大誠德博學之士也、但跛躃不能正行、歷山不覺法之、而終身多見跛躃之狀、噫嘻、師之微疾習染如此。則師之邪。非徒易入於心、既入難出若此矣。古者或爲子延師、得士之文清而身淫者、異而詰之、師曰、向爾請我教書、特賃吾舌、豈賃吾身哉、其親大嗔曰、陋哉、古今聖賢擇師、重在德行、文言非美行應之、何足尚。其辭之去。瑪辣加西北國古聖也、幼時始學、至鄉師門、忽覩其輕玩狀、則退曰、夫夫也、未知守身、而足教人乎。噫、親師之身、幼子之鑑也。學者往而照之目

恒在焉。則其所發之像。不論正邪。必以爲其正像矣。
雖然、幼學者亦親師之鑑也。正邪靜動。彼俱肖此。故
親師之賢智者。先求諸身焉。蓋教成乎信。親師不行
所言。而行其所禁。學者能信之乎。不信而學可進乎。
色搦加嘗云、亂斯世者、莫若師之善言而不善行者、
利古兒峩上古制綱紀、衆無敢違命者、或問故、答曰、
吾未命而先行。則吾所踐之跡。衆不敢不踐之也。昔
一大將、欲征敵國、率戰象及河、將濟、羣象百謀不肯
進、或爲之計、執刀傷首象而先度、首象圖復讐、忿而
從之。衆悉濟。或嘆曰、嗟乎、教率以千計、未克濟、而一
身教之遂濟也、則信哉、言者易造而難得信于人、行
者難造、而易得信于人也、親師立正教、宜何從焉、

　　教之翼第六章

親之溺愛者、不忍責其子之惡、使惡念日長、而美質
病。師之過嚴者、不獎掖其童之善、使善志時屈、而學
業衰。古之名賢東齋氏嘗曰、治之法。妙在賞罰。况教
之比治尤難。非執賞罰兩端也。烏乎成。是以先哲嘗
謂賞罰之於教育也。如鳥雙翼。如舟雙槳。二者廢一。

不。可。夫幼穉者、禀氣之盛、莫不躁急、率情任意、所愛、所憎、所惧、所望、舉動莫不踰閑。譬之馬駒。驅馳踶囓。惟意所之。非得善騎者。調習而抑服之。不獲其用矣。往者明師之堂、設學圖、左畫花冠。右畫荊條。蓋荊以懲怠。花以賞敏也。西南古有名庠、務實學、每將饔飧必聚學者于堂、而察其功業、敏者稱揚而厚其餼廩。懈者呵斥而約其飲食焉。以是俊士出其門者、未易更僕數也、蓋德蒙譽者勉焉、惡遭辱者退焉、況譽尢幼者所愛。愛譽而學不厭苦矣。辱尢幼者所忌。忌辱而學志其懈矣。聖經曰、善親必朴其所慈之子。蓋童幼之惡不懲于前。無警于後。消滴之水。漸成江河。兩葉之樹。漸成合抱。童幼之質。不難從教而改邪焉。俟其習惡之久。而欲正之。難矣。醫之治病。謹於微萌。故曰醫者、莫毒於順病者之欲。親師莫病於惜童幼之邪也。故古之聖賢、于幼者非禮之言非義之情、皆歸親師、而欲其代受罰焉。東格辣德及弟阿日搦皆上古名士也、遇幼者溺於邪、即抶其親、掌其師、曰、惟爾之罪。若初教以正。豈至此乎。如德亞古爲道理之邦、

有名士主教曰厄里氏者其心雖正然未能懲其子惡竟爲天主所棄國亂子喪厄里氏亦以憂死以此觀之子亡既係親怠而戕戮還逮親躬宜矣蓋養訓而不範以馳驅必將被其傾顛父母順其子之邪後終被其辱不亦宜乎西史載昔有童幼橫逆不止士師執之依國律服上刑將戮童求見父假欲永訣父至則附耳若有私言者乃噬其鼻曰向者爾知我不肖蚤責我豈至此耶往者賢士勸親以謹子養育曰勿恤爾子之惡不則將遇無窮之辱寧使爾子見責而哭勿令爾見子死于刑而哭也爾子被官笞辱也被爾責榮也辣責德抹納有子俾免懷抱即寄於賢師使勤遊學學時言行忽溺於邪賢師切責不改杖之其子來訴更加刑焉幼者內外見懲始力學而底于成故西諺曰惟辣責德抹納善教育也今者于子之惡非但弗責又不使其師代責之然或過嚴不審察從之大小氣之殊稟而漫刑焉皆非也蓋童幼之惡未深或一提撕警戒之必醒悟歸正何必過嚴乎昔有賢設譬曰風與太陽爭力強弱試解人衣風先

暴起擊人之躰。似欲強奪其衣裳者。而人愈謹持其衣。太陽不然。旁射其光。薫入肌骨。使人不覺袒裼。風遂讓太陽爲勝。噫嘻、親師之智者。以善勸奪幼者之邪情而不覺。若愚者。呵斥詬厲、手批足蹴。而竟不能使子善也。雖嚴何益。故吾泰西諸學。以榮辱爲教之二具焉。

學之始第七章

凡學貴以序而進焉。則先立乎其本。而後及其末。本者仁也。修齊之根。而諸善之毋也。乃仁之學。文本于天主。即以敬畏天主爲首功。蓋吾之所當愛。及所當敬者。莫大莫尊故也。聖經云、知之始畏主。江河原出海。而終歸海。人性原于天主。終歸天主。則安自始學。返其本根矣。鳳爲羽禽之尊。陽屬也。喜對目于太陽。生子即以是習之。其目不敢對太陽者。以爲不類。不屑育也。象爲走獸之大。陰屬也。每望朔、至清川對太陰而浴。昂首舞躍。而因教習小象。異其禽獸之愚。似識其本。人之靈。乃不若是乎。豈得納上古爲總學之肄。四海志學者。咸集其中。立上下二堂。上堂題曰必

從天主下堂題曰、必知已、示衆學者、非從天起見、而推及于知已、必不能也、伯兒西亞亦勤于教育之國也、王始有子、選四士師之、其至善者、任教子事上主禮、而百官庶民、無不從之、格肋達西海名國也、昔承大賢之教、勤於教業、使幼者先學畏事至尊上主、次念前聖賢功德、後習律法、或問意答曰、幼者知事上主、而後行聖賢之道不難、行聖賢之道、而後齊家治國不難也、如德亞國昔有聖王曰達未得者、臨崩將寄國幼子、囑曰、吾將逝、爾猶未足為君、然能畏敬天主、庶幾成學、而承先王之統耳、于代立遵父訓、卒成顯王、伯兒西亞國智王、得明世子、曰濟祿、而教之曰、吾與爾言、爾謹藏諸胸、以為慈親重寶、生平謹畏上命、晝夜事之、事事禱之、勿忘也、蓋幼者無所不短、而天主無所不長、以長補短、不亦智乎、濟祿謹受教、念茲在茲、竟起王業、表萬世、繇此觀之、欲定國安家、植業昌後、法莫善乎教幼畏主矣、蓋高貲豐勢、猶弱草難久、吾子賴之、豈不得傾仆乎、惟天主與仁道無時變損、吾子可永賴也、向有不行斯道者、犯法壞俗敗

90

家亂國、妖孽互至、蓋未知畏天主、必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無所存也。古賢曰、知事天主、無不知忠君而親親者、未見怨天主者、而能忠君而親親者也。厄肋濟亞上古有異端名曰厄比姑樂、其性學細且廣、但有疑於天主宰制萬物、而不知敬畏、其徒之邪亂流毒、不可勝言、是以君子正道、從敬天主而日進焉。小人異端、從怨天主而日流焉。世人為子計、多欲豐之以重祿、引之於美藝、進之於博學、成之以誠德、然尚未知此種種美資、非

天主之聖寵、不可獲矣。古詩云、古往今來聖神俊傑、非天主厚寵、莫能成器、篤彼亞古敎聖士、時誨其子曰、吾曹雖居困約、能殷勤敬畏天主、則將無所不備焉。蓋天主至善至慈、必不使其所寵之子窮苦久矣。況臣之忠者、君必崇之、子之孝者、親必慈之、學之勤者、師必賞之、則人之仁者、天主必成之、曷疑焉、曩者西土亞兒伯多氏、幼時一心向格窮之學、而短于才、不能如意、旦夕祈天主洪祐、實踐仁道、而不敢惰、未幾氣質清明、非衆友比、世無書不通、無理不究、為世名師、

因是泰西諸庠。凡具陳其學之條目於堂中。而敬事上主。必爲首焉。往者吾鄉或托小子於師。已而察其學益。師曰。爾子愚弱不才。業未進也。父曰。非才亦能爲仁否。師曰能。父曰。但能爲仁畏主足矣。何必才。兄果行仁道。愚必明。弱必强。進學明理。若視掌耳。師悚然如其言敎之。卒符其父之言。然敎幼者事天之道若何。曰。認之眞。謝之密。從之切者。盡而畏主之道盡矣。夫認之眞。必欲其明萬物之主。至尊無對。葢正道有一無二。而正邪不可併容。家中一父。國中一王。天中一日。而萬物中一主。既知天地眞主。主宰萬物。父育萬民。時刻援救生人。惡得不欽崇。而時圖所以報謝乎。故雖惓惓親愛。昕夕奉敬。闡其功德。揚其聖旨。闢異端。距邪說。猶爲不及矣。葢能誠其衷。實其言。果其行。從依聖戒。而以進於道德。證於聖賢。端必繇之。往來古今聖賢所言。誠學不外乎此。故以爲學之始也。

學之次第八章

幼者既立仁學。而本於事天主。其次孝于二親。乃天

理人情之至切者也。故造化主置十條目以治下民、而孝敬父毋。係于奉敬天主之後。冠於和睦世人之首焉。罷辣多上古大賢、其治國所叮嚀者、惟是奉敬天主第一、事奉父毋第二。蓋曰、天主恩大。父毋恩亦大。故施仁於天主者。無不施仁於親。不施仁於親者、可謂施仁於天主乎、斐卯氏嘗曰、二親恒見而未敬愛也。天主未嘗見而謂能愛敬乎。僞也。西土有兄弟二人曰盎賫、盎納者、偶遇火發、屋燼、兄弟共力負父出火中。嗟乎、蹈火而死。人所不免。獨不傷孝子。奇共

夫親親之理、禀賦自天、根於性、而發於情、有以激之、必強而著矣、往者西南有富王、名格肋所者、僅得一瘖子、王討叛而北、為敵所逐、子見之、因強發聲曰、賊勿殺吾王、遂鮮舌而語、賊亦不敢殺而去、異哉、往者舌結、片言弗出、師親之勤、弗克解其舌。而惟愛親之情。遂鮮之矣。古之賢曰、父毋在堂如寶庫。可不重視而謹存乎。而孝敬之功有三、一曰隆供養。二曰慎從命。三曰致謹慤。夫供養者、父毋於子懷抱時、受諸若楚、迨長而成人、擇師授室、惟疾是憂、養育之情、何懈

至也、故爲子亦以養報之。問安視膳。兼口躰心志以養焉。不然、慈烏猶反哺、人可不如鳥乎、麗蟲中一種、西名曰里卯、亦善供父母、至死不離。禽中一種名曰默羅伯、不但供養其老、或疾飛則背負之、臥則覆翼之、不使墮落寒凍、翺翔拮据、寧而後已。人而不仁、其親可乎。是以仁子不待師誨、而於親之養殫力供奉、若猶未足、或投身於僕、或質子女、或航海梯山、晝夜經營、以盡孝、而不敢辭焉。中古一罪婦、法當死、士師恤其老、不欲加刑、第囚之、絕其飲食、令自死。時婦有女新產、圖救其母、日空身入候、陰乳之、久之不死、士師詰知其故、嘆其孝、乃赦罪母、母時諸縉紳共力立一大堂獄中、名曰仁堂。以詔後世、而勸孝焉。聖經云、使其父母爲天主所不忘、必將得報焉、正此謂也。從命者、父母有命、卽當奉行、不惜勞苦、不避艱難、爲子而奉命之時、惜苦避難者、此與奴僕無異也。古聖嘗曰、命有三、一曰天主命、一曰皇王命、一曰父母命、三者不可得兼、舍君親而從天主命、義也。况君親正命、和于天主、亦未有不可得兼者也。故實祿聖人勸子以

孝曰、是乃天主命也、則除親亂命、凡有所令、在唯是從、如天主命焉、即竭蹶致身、亦并之而已、至惡者子于父毋、當內外交致其敬、益心忽略、與貌不恭、施之他人、猶爲倨慢、况生我者耶。故目落泥末聖人曰、爲子而以目。傷。其。親。者。必。當。失。其。目。光。美瑟吉教之名聖、爲天主所寵異、任以師治下民者也、其懲諸不孝者曰、令父毋置之公堂、陳其逆惡、使。衆。民。投。石。殺。之。天主于叛聖命者、猶不遽刑、惟于不敬親之罪子、乃設重刑如是、可不畏哉。羅誤落太西揔都太祖也、元制法律、而孝敬父毋之戒尤嚴、於子之不肖者、欲其父任意責懲、投于僕、流于野、黜于夷、不惜焉、故仁子事親、言欲婉、色欲和、心欲欽欽翼翼。內外謹慤。無敢簡易不恭也。否則今施于親。後必受于子矣。西聖益伯羅恒曰、爲子者欲知敬親當如何。須想已將爲親所求于子者如何。達肋斯曰、爾所將施情于親、必望之于子、蓋因所稼、是所穡也、余向聞有子慢其親、而縲之于獄、未久、其子亦以是報之、又聞有怒詈其親、推之堦下者、數載後、其子不忍親責、即以是言詈而

25

推之、父悟曰、已矣已矣、向吾不孝而推吾親、今見推
于子、義也、古語惡鳥惡卵、惡樹惡實、豈不信哉。天主
戮不孝者、不一而足、西誌又載古隣國有不孝者、嘗
服上刑、刑畢而不肖之髮忽變白、衆怪之、聖人曰、夫
夫也、向使盡其孝敬、必將蒙天主恩壽考矣、今為天
主嚴罰而斷其命、又何怪焉、雖然、訓誨幼時、不但所
生當孝敬也、又推廣其仁、而自君師官長內外皆盡
其恭焉、恭君師官長之屬、古今稱民父母、以父母之
敬敬之、義也。罷辣多治法禁曰、諸長者勿輕慢之、否

將得罪于天主、而為國家之戮矣、象之小者能尊敬
大象、乃人不知敬上乎、國有道、孝弟之敬必盛、慢易
其長者、非有道之國。乃猛獸之地。蠻兒之野也。

絜身第九章

幼學既本於仁、次宜務於絜、蓋人各因時有所重、且
戒焉、老重智戒嗇、壯重毅戒怒、而幼重絜戒慾。老者
多見多聞、則宜多智、然向苦財用於前、不能不圖待
於後、恒不肯捨所備之貲。壯者形氣之盛。心志之堅
未必不毅然。或事不順、情不平、輒生嗔恨而不易息

幼者識淺力弱。未能智與毅焉。惟所禀質淳朴。身神黷潔分也。使幼者無潔。如老無智。壯無毅矣。古迷色之幼、欲從大賢學、不容曰、朽木不足成器。益身心不潔。眞學無繇立也。鏡之明。水之清。二光之照。對萬物之象昏且濁焉。不能矣。地之潔者。能藝嘉禾。荒穢之地。殆不足播種也。夫幼之心神、淨潔、易含道德文藝之種。淫穢者不然。經云。眞知弗入邪心、又曰、淫者聽智言則厭廢之。猶以珍寶置豕前。鮮不踐且汙之矣。繪工爲圖、先粉之。然後加彩焉。智師美教。非潔。

烏能受其凡圖。進于實學者。志安定。心安明。力安清。三者不可無一。而潔者必備矣。淫者必敗矣。亞里斯多氏曰、人神定而學知。淫者被欲侵。如海被風鼓。反復退進。易變無恒。豈能立定於學也。蓋淫慾一入。明心遂發汗靆重霧。蒙晦靈才。塡塞理竅。不使切思物義。剖析正邪善惡矣。譬之目睛無所不照。一入微塵。即蒙而無所用。嗟乎。吾心淨潔。無理不窮。無物不格。而或蒙汚浼。即昏然棄正業。而流畢陋。無所底止。於實學尚何望焉。且淫習不但晦心靈。又殘氣力而敗

元精也。譬蠹生木中。而漸餌其心。未久虛落且偃矣。故古謂淫爲伐性之斧斤。戕生之鴆毒。劫力之閹寇也。古聖勸學者潔修曰、修潔者、其心聰穎如神。洞徹萬有之理。其力有餘以盡其學。習淫者、其心雖惛而昏。其力雖盛而弱。比達臥拉上古爲明學之宗領、其出入典居、無不湛然純一、言行無苟、遊其門者、無不俾之修潔、而進于道德、倘遇僻于淫者、多方指其迷而引于潔。于時欲從潔修者、必遊比達臥拉之門、其所教成俊士、不可勝數也、束格辣德大賢、勸進其門者、設兩道、一曰明道、潔者所繇以通天上之城而會諸神聖、一曰暗道、淫者所繇以墮冥幽之中而聚諸鬼魔。罷辣多久習此學。討繼其師業。則避華美之地、而于荒僻之處設帷焉、誌者解其意之妙曰、諸幼易肆志縱慾、莫如景麗之地也、故賢者教人實學、不但戒諸淫情、又欲其避諸引淫之事也、吾鄉向有賢士喪妻、而後得專一于學、友勸更娶、答曰、向以婚未能專意務學。今幸得之、敢復婚乎、憶君子於正色猶以爲宵學之滯。彼習于淫者學可成耶。徃者高志初學

恐為慾累正業靡力攻或克服冷汁苦藥或加鉛板諸腰或終日投身寒氷棘蔾或淡味僅充腹饑或騂臥衽堅勞苦骨肉違避安佚千計萬謀以免淫慾之害而獲潔學之美益智與淫德與色不并容欲繇彼須離此也世親皆欲其子之學乃不謹其子之邪使之縱慾敗度喪身亡家終蒙無窮之辱可不鑒乎童幼他過猶可補邪淫之溺不可補矣他惡之習有底止邪淫之習無底止也是故修潔者之防淫不獨身遠之念杜之鼻口亦封而不言耳亦塞而不聞蓋念于

行相去不遠矣淫言多引淫念而淫念多引淫行是以習淫者多始于口耳不謹也戒之哉

知耻第十章

天主之生物無不全賦物以性併賦以存是性者焉郡有城廓身服衣裳禾帶甲果具皮實負殼種種備其所以存至于人德之貴獨無存之者乎乃存人之元貴德之純體者莫如羞惡之心蓋此心根于性而著于顏闇身而攝動靜戒外患不使內達而擾裏靜故先知者謂羞惡為心性之廓德行之殼義禮之郎

捍悪之籓而善俗之屏也苟無此心衆悪侵之衆患從之矣百獸之初生也或具利爪尖角或具堅蹄長齒以當戈兵敵其所害焉又或備鱗介當衣裳以蔽其身焉人生赤身脫胎僅持一知耻心而入凶世即以此爲衣爲甲所以遮其慵而禦外患也倘幼者喪此心烏乎可邑無城爲寇所侵國無籓爲獸所蹈而幼無羞爲邪所攻矣是以知耻者雖溺于邪必有止期與復機焉無羞必無溺之限與改之倪矣邪鬼引人於諸悪先滅其愧心然後攻之使侮主害人汙己

而亂國家聖賢化民先引起其愧情而後進之于道德所謂羞散而道亡羞回而道存也名賢弟阿日擲偶見孩童之溺童羞而赧其面乃稱之曰無傷也此色乃德之色也又有老賢觀小童被責而赧則喜曰赧者良心也蓋有小過人性之弱也若旋知羞人心之勇也夫學之道遠矣童之性弱矣世俗横逆難敵易溺使童無此羞持其心而振之何繇得進于學乎西賢伯路大曰農之智者晴夏時必備度陰冬之需而人之靈者幼時備延老之需即羞悪之心而已夫

文繡加身使衆恭敬也有人問賢女比莮亞氏曰女飾何者爲盛答曰羞色則女飾之貴盛者也古哲言乎夫外飾冶容雖用以遮內醜而實足誨淫羞情從內發表其心之良貴矣故加篤西至廉之士也欲幼色變紅而不變黃蓋黃者從心之愼而發乃卑賤之情紅者從心之羞而發乃高志之兆耳厄肋祭畧聖人詳其所以然曰貴族及高志之幼多血清且輕焉或遇言與事之不潔不正則內羞愧而外表赧也君幼之賤陋者多血濁且凝重焉故雖惡之大者未能動慚于內而變色于外矣名士色摋加嘗曰幼者高志之兆莫如羞顏老者以知智積其令聞而人信伏之幼者以知羞達其善名而人愛慕之矣中古貴臣有抗國法而橫逆者或告王時貴臣遠出其子獨赴公堂將雪親辱及聞告者陳其父非滿面慚色不敢措一辭王覩其赧容反喜而赦其父於戮財賄之重友交之貴代辨之文不能救其親之急而獨一子羞色不言而救之不亦異耶故伯兒納聖人曰衆人所愛慕莫如知恥之幼幼之所以感衆心莫切乎羞色

則羞色可比之光王加諸幼額輝光四射使人瞻目
敬之或譬之磁石自遠招物使繫歸之也繇是罷辣
多錄治國之美法曰幼者所宜從者二一于惡即羞於
善即勤而已羅瑪爲諸西國總都其治幼之術甚美
且嚴欲其從少專存此羞則使恒衣紅衣念內羞之
存也里古兒歲往世亦以美法綱紀本國至童幼之
學則曰幼學須謹于羞情與所獲重貲無異出入言
視必謹不可忽也蓋羞之美多在乎目而表乎口焉
口目二關易開易閉則羞心非謹不覺流散既散將

不復來也故賢者戒幼之羞必欲其謹於口目矣然
羞心之妙有二處一人前一獨居世人多忌人目而
羞至于獨處則廢羞心而任慾肆矣謬哉君子忌其
目比人目尤嚴蓋他目有時可障己目無時可避也
吾西近世有賢王名瑪施者其生平習於義禮之修
未嘗使人目及己目視其赤身茲羞之至也盎滿古
在西南爲名修之士偕同友遊中途遇川無舟橋以
濟將涉焉恐友見其裸求友避之又羞己目遲滯徘
徊焉有天神忽至携手登彼岸異哉知羞者非特感

人心。又爲天主。及天神所寵厚矣。

齊家西學二卷終

齊家西學 卷之三

De domus gubernatione
tom. 3.

齊家西學卷之三目錄

止

齊家西學卷之三

極西　高一志　譔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段衮
韓霖　較

緘默第十一章

欲識人之心、覩其面、聞其言、而可矣。面乃心之鑒、舌乃情之筆也。面猶不如舌之著焉。故古賢接初學童子、命之言以覩之、是覩面未可識、聞言乃可採其蘊

也。昔有名士，願人胸備一竇，使露內情。或聞之，曰：口庸非心之竇乎？心如瓶焉，視其口，知其所藏矣。是以古聖賢謹之，其設教多以默為宗範焉。亞兒波氏人未嘗聞其言，而默以成其學，從來高士多師之。西土醫門外，皆立此賢石像，以手緘其口。比達臥辣，上世名師也，啟蒙初時，必以五載之默為首功焉。東格辣德亦近古理學也，凡習其門，先修七年之默，然後許言。蓋未以多聞學言焉，能言則默，乃教言之道也。夫當言之時，及當言之事，成德之士猶難辨，童子何知焉。

故聖經云：幼者非關爾事，勿言；有問至再，方可對也。造化主生孩孺時，欲其先習多聞，則具雙耳，使便聽諭，而舌結之數年，不許出語。童子不待學成而急于言，豈不違造物之命乎？馴服劣駒，以轡縛其口。幼者氣盛，無異劣駒，則計服之法，其善于納轡其口，不許吐意發言也。夫人心譬富庫焉，口其門也。有庫而不封其門，必致誨盜；心無口之封，當失其所得美學矣。是以君子傳學于心，則閉口而默蓄焉。小人之學，入乎耳而出乎口，豈有所留以增于學耶？古賢伯洛大

氏曰。佞者之耳。不屬乎心。惟屬乎口。其所入。必出而心且空虛矣。夫注水鏇。氣勞而無益。好言之幼。乃鏇瓮而已。畎畝已治。嘉種已播。不謹掩藏。未有能勃發者也。下古泰西有幼志實學者。曰篤瑪所。勤修默學。同學者呼為犢牛。賢師聞而責之曰。夫犢牛。必將發大聲。篤瑪所後發默學之大業。終為吾諸國之表。如雷焉。先含微氣雲內。漸長增力。無聲然後發大聲。以此觀之。則眞學未有不默者也。聖額肋我畧曰。默者養言之需也。或有言踰理者。見懲于師。俛其躁乃白罰以數年之默焉。嗟乎。遇患避難之法。無如默。入愈智愈默。愈愚愈放言矣。北亞氏古七大賢之一。在席不言。佞者譏之曰。愚哉。北亞對曰。愚者必不默。況席中乎。故慈親明師教育之際。無不務於默。使幼者修學靜中。而從容出言。蓋眞學之堂有二級。一謂默。一謂希言。錄彼暨此。乃為實學耳。

言信第十二章

童幼之性。言恐煩。又恐偽。既欲其習于默。又必使早習于信焉。夫人初生情純。言直交接于物。遂習于偽。

故親師之智者、謹于幾微、敎訓于孩提、使存原質、而不爲世染也。比達卧辣曰、生民所秉于天、莫大于率眞、而能施、蓋天主所以爲天主者、惟其至眞至仁、故耳。則民生所以親天主者、亦惟眞仁二德也。達味古之聖王、請問於天主曰、吾主孰將安於爾聖堂者乎、答曰、言眞於其心、而無欺於其舌者。然則眞者升天之階也、故古詩云、眞者原居乎天、而或降臨斯地、必討率人反歸于天。罷辣多氏古文名宗、謂眞者乃衆善之帥也。進退。卽。群德從之。聖人又曰、眞者非直諸善之基、又爲諸學向處。凡修文格物窮理者、無不計存其眞而免僞焉。厄日多古多學之國也、國俗精於繪事、能指事物之隱妙、其欲形容眞者之貌、則畫目輪以日光輝四射、辨剖萬物、目視得無差焉。眞者正而無邪、實而無虛、能照輝諸隱、或投暗中、卽昏昧弗識所趨、幸而得燭照、卽可免陷溺矣。夫幼者多居于暗、未明實學、終始非得眞情引指、必不能進、是以先學聖賢初立幼敎、無不禁僞言、而反復叮嚀于眞實也。伯兒西西亞國古俗、有子者先敎以仁、次習諸信、其

不若者、必重懲之。亞德納亦修言名色也、賞正言、戮訛誕、至於公堂被訐、自道其實、必赦免焉。嗟乎、眞情之美、于罪人猶赦之、況善人乎。歷山西名王也、有上書稱王功過情者、王嗔而擲諸河、曰、當洗爾身、姑沉爾言。蓋僞言僞人、王所深厭故耳。西域有務性學者、數高士、總名曰巴拉瑪撥者、乃民師之一、有言不正、則辭絕之、永不使師人矣。或問一賢曰、僞假眞色者如何。賢曰、眞者不文其言、不善其色、衆信之、僞者巧言令色、衆鄙之。故諸辱人大懲、莫若僞言焉。蓋傚以

謙、貪以廉、吝以施、汙以潔、忿以馴、可以雪洗、人未有不信者。惟僞者、雖發正言實之以誓、尚未足補前闕、而人終不信矣。語曰、眞人言當誓、僞人誓不當言也。亞瑪洗、上古三尼日多國也、其國奉邪魔、時詢吉凶、或不驗、輒毀像不奉。聖經云、鬼魔僞父也、鬼言一僞、猶未足憑信、而人僞可信與。亞理斯多當曰、使僞人勿遭他戮辱、而惟衆人不信、是則戮辱之大者。蓋人以交接物而生、夫交接主信、令人無信、何以生爲。比達卧辣氏往往戒其弟子曰、鳥之自胸黑尾者、勿上

6

筋也。解之者曰、白胸黑尾之鳥、乃僞人也、盖僞者巧言令色、其面若粹白。究竟無證據。無結局。是若黑尾如斯人者、賢師以爲不足與遊與言也、罷辣多氏禁工人無得造贋物、犯者罰正值、利濟亞國古俗、于是尤加嚴焉、凡虛誕者、配爲奴婢、終身不齒國家所以長盛者、貞正焉。所以顛覆者、詭誕焉。好誕詐者、奴之不亦宜乎。是以志貞學者、避訛言邪情、如火水也、又非直戒僞訛之實、即微影亦不敢忽焉。亞里洗老古之賢者、或請曰、此有巧人、能假畫眉聲、盍試之、賢哂而辭曰、吾向屢聞眞畫眉聲、茲聞其假者、何益乎。初喜假鳥之音。恐進而喜夫假人之言也。僞情僞言、漸入乎衷矣。幾吾亦將習于是矣。所謂眞者養眞、僞者養僞、幼學者、恣拾詭誕、恐終身莫挽、愼之哉、愼之哉、

文學第十三章

夫人以知爲人道之始、以行爲人道之終、生知者鮮、故志于知者、必繇學矣、語曰、財以勞聚、知以困致、嘗觀好學者、自童幼時、心向學、好問辨、爭先進、耻止後、

其知之欲與學之困併長齊進。至于壯老。不知衰息。譬之畜財者。財愈豐。而欲愈盛。無所止限也。東鸞氏上古七名賢之一。至八旬不怠于學。曰。老者既幸加日于生。亦宜加學于心。將死。聞人論性中之理。忽起聽。或大異之。賢曰。學此理然後可去世矣。可見學之業與人身終始。須臾不可離也。然既欲學。勿辭苦。經云。加知者。亦加勞矣。蓋生人性。被先祖元染。無不昏于理。而懦于力。乃已無不欲加明與力。而知所當知。行所當行。故人性從始生。恒向學。而并苦至終不已也。近視者需眼鏡。乃可見遠像焉。跛蹄者需杖策。乃可走長途焉。文學者。心之鏡與杖也。航海者仰觀星日。俯視盤針。不則海不可渡也。行當世之險海。非經學指引可乎。幼者之學。根于仁。進以孝。堅以忍。成以智。四者非經典弗備焉。蓋古今之懿德實學。具載于書。見而法之。親師之教。所不及也。夫親與師。已或不問。未足教誨。令或及好。未足鼓舞。張而或弛。未足成全。若經典之教。至明無昧。至實無虛。至正無邪。永施而盡。從之有不受益者乎。其明智為衆善之倡率。諸

惡之捍禦。患難之倚賴。平生之安宅。視往察今。周徧萬事。解釋諸疑。無所不到。無所不備也。童幼者始作世道。舍文學安所指引哉。語云。老者積智以年。幼者積智以書。夫年與書。又大異焉。蓋年隨長。清氣彌退。外司內覺彌昏。賴之者恐智漸衰。若經典則愈習愈明。智愈加焉。且年之智。時所積也。為人功無與。而書之智。學所積也。其功大矣。從年而知者。其學狹薄。不出一身一家一世之限。從書而知者。其學廣厚。不啻六合萬世。愈傳授愈大堅矣。古西名王有子曰歷山。傳以亞里斯多。命之曰。爾師大賢。幸勿懈于學。吾昔未成學而聽政。幾不勝任。茲爾當國重統。以吾為戒可也。世子受王命。侍賢師數載。無書不讀。無物不格。無理不究。竟成其學。壯而以美治君數大邦矣。蓋治國安邦。道莫善于文學也。故罷辣多嘗云。國家之幸。莫大乎使持政者務文學。或務文學者。持國政也。撒羅滿古如德亞國王也。少孤未學。乃志于治。則謹告天主。祈明智。天主喜其意誠。即寵之甚。使豁然貫通古今衆理。而以美法總領大國焉。泰西前世有國王。

曰洗目蒙篤生平好學、凡學士來者寵任之、或妬而告曰、諸國來者、其人多卑陋、王何寵任若是耶、王曰、明知者、非卑陋、乃世之正表也、天主既寵之、使超越品庶、吾能不寵任之乎、或問于亞里斯弟名賢智者與愚何異、答曰、並置諸異界、則知之矣、智者至于他邦、必聞其政大小、敬仰而信從之、若其愚者、所至莫之顧矣、西書曰、智者生以立政、愚者生以行役、古詩云、智者獨次天主、獨富榮美、爲諸王者之王、此之謂也、弟阿日搦遇童子、富而愚識、曰、飾文羊乎。羊畜中

之至愚、獨利其毛耳。故智者居于小民中、如牧居羊中。去牧者于羊。去智者于民。無所歸矣。東格辣德君西大賢、往往感謝天主三恩、一曰、天主生我。即賦我以性靈。不投于禽獸中。二曰、天主生我。即賜我男位不投于女中。三曰、天主生我。置我于文學之邦。不投于陋夷中。若生文學之邦。而不習文學、是則與陋夷無異矣。先智者嘗設論曰、欲成大器、質與學孰重、則必以學爲重焉、夫美質者、如田之膏腴。非恒修治之徒長豐草耳。嘗觀質之鈍者。多用學力、竟得成全。未

凡美質者不學而能成也是以古聖以美質不學譬之美軀之無兩目家宇之無三光也使入寶庫而不用光照美寶不可見矣夫人美質或若寶庫使無文學照之奚美之有古賢欲嫁其女友曰某富且貴可嫁乎賢問曰夫向學而智乎曰否賢曰今有驢于此雖文飾之美可莫之顧也況嫁之乎玉金貴寶但使無鍛鍊琢磨之功不獲善價夫質之美者非得文學之脩治可乎文學如何則詳辨之 十左

正書第十四章

西國古之名賢曰貴諾者初志正學則問于神何豫而成其學乎神曰多交于終者而勤法之可也賢思察神意良久知終者已死之古人也古人雖死其書尚在所云多交勤法意在是乎乃購古名書恒習之終成大賢焉故書乃幼學所最急學而舍典籍猶舍毛羽而欲高飛豈可得乎雖然須擇其正者而寘耶者益書無限而正者有數乃鄙書多僞文飾以招人目竊入乎心而學危矣故羅洗畧大聖譬曰蜂求釀蜜必擇于花其無益者弗採也幼童學必謹于書其

非正者弗習也。葢幼者未嘗涉世，未能辨善惡、擇利害，獨于初所見書，以爲倣效焉。于是習若性成矣。古人有言：恒讀淫書，其心未能貞潔；恒讀潔書，其心未能恣佚。信也。是故古學名宗罷辣多治國妙術，凡著述正道有益之書，必重酬之；著述非道有害之書，必嚴罰之。葢國家治亂，善書備具美法。故從古謂正書者，道德之場也，義理之庫也，聖賢之鑑也，度世之指南也，淳風之市肆也，患難之藥石也。古明師德黙氏設訓于大國之王，爲助謀臣曰：大國之寳，不如美書；積美書，不如恃之客而專之久也。國王有過，而臣之忠者，或不及知，或不敢諫，或諫不直，不容若書之正者，不忌王怒，不圖王寵，爵祿不干，而時刻直陳其善。王忽厭而命之黙，則黙；命之復言，則言。是善書非特士人之嚴師，尚人君之直臣也。故重書者，厥國不能危敗焉。如德亞古爲明道之邦，奉天主聖教，幸領經典正傳，敵國謀之，未能加害。後世經典之學漸衰，而國家遂見傾覆矣。至童幼之學，正書尤要。不幸遇不正之書，害不勝言。葢淫聲邪術，人所耻道者，無知之幼，目

繫而心喜之。正學妨矣。罷辣多嘗於邪書之害。譬之毒泉流行。推萬民而斃之。是故吾西諸國。從古甚嚴於著書。不敢忽。國律每設公司專職較書。其不正者禁不使行也。篤肋某古尼日多名王。自幼承賢師之教。以數萬金購天下名書。隣國來朝。求觀其寶藏。王引諸藏書之室曰。斯吾實藏耳。所最珍異。一日離此。不樂矣。往敝鄉有名將。率師伐亂。得國。衆皆趨掠貴貨。己獨收古聖賢之書藏之。曰是乃吾子孫之重寶也。爲子積財。奚如積書乎。彼財多令人恣慾而害深。

正書者。攝慾抑侈。益財而養學也。夫人命夭短。自所積學。未能廣且成。乃正書備往世之實學。使我一覽輒廣益焉。人性先馴。自所積惡。未能廣且深。乃邪書具不肖之惡行。使我一覽輒習染焉。古之聖人比善書于藥室。諸疾病各得其所以治之。則也比邪書于疫室。人往無不沾其惡邪也。西土二士。一曰意納爵。其初武人也。忽傷足而寢。以讀書排遣。偶讀聖人書一種。愛而不舍。後遂成明道之師焉。一曰奧悟斯丁。初誤習於異端。然非其心也。後得保祿名聖宗徒之

書遂如寐醒去異端而入聖域歷察古今名修君子。無不從善書而立天下之邪術左道無不從邪書而傳也是以吾泰西凡圖功於明修必耽玩美書君諸邪書雖飾以高文不屑視也蓋人心得文之美者先喜其文次喜其情終從其教若美文邪書如淫鴆于玉瓚而獻之其可食哉歷山王從幼習于古詩未嘗見寘其父斐理伯問曰齋中書不少汝惟讀某詩不舍何也歷山對曰諸書多非要道或溺于賤陋而惟斯詩乃進我于正道也噫嘻親之愚者嚴于小兒之飲食本服而于其所始習之書邪正不謹則何獨忌其身之害而反不忌其神之害耶室中偶遇蟒蛇即驚而逐之乃或藏毒書而不驚乎或見其幼子落于邪未有不悔恨者而不識其所藏之悪書為諸悪之端也惜哉

西學第十五章

或問文學既為國家急務童幼要業當如何則可余曰國有道必有學焉但學之序彼此不同吾將陳西學之節或有所取而助大明之學乎吾西小童開蒙

之後遂習于文。蓋言者、人所以別于獸而交接于物。則始學無不宜修文者。然太西之文、約歸于五而成。先究事物人時之勢、而思其所當言之道理、以發明其美意焉。次貴乎先後布置有序、如帥之智者、節制行伍、勇者置軍前後、而懦者屯中。次以古語美言潤飾之。次以所成議論、嫺習成誦、默識心胸。終至于公堂、或諸智者之前辨誦之。此五者之中、必貴實理、而致于用焉。豈徒具其文、而苟吐散于空中乎。或矜辯遇事難決者、或民習于陋業、而沉于邪俗、或賢者權于非理之訟、或當讃頌聖賢之功德、或訊彈不肖之惡習、或防國家之災、而滅將萌之亂、于是知文之士、具正論于衆前、從高座剖析事理、使疑盡釋、枉者伸、詐者服、宄者伏誅、及以修道設教、使弱者見易而立志、狂者見難而加謹、或述已往之政制、使諸君子得其正譽、而諸小人憚其譏彈也。文學畢、則衆學者分于三家、而各行其志矣。或從法律之學、或從醫學、或從格物窮理之學焉。三家者、乃西學之大端也。其一家若法律之學、本浩博且重、不可忽也。蓋諸法典自

天主之命。始質正理而立。據聖賢而施。志于均治而行。先知者嘗謂法度乃天主之聲也。冢宰之神也。國家之筋也。道德之甲也。訟獄之司也。五倫之紐也。維俗消亂之斧也。則廢法度于世。與廢日于天。去神于身無異。諸實學中。豈不當有尊務公法之學。討振本國之政者乎。凡爲秉國敷治。而不修國度之學。比于無翼而欲飛。無戈而欲戰。可乎。古西國有士。未習于法學。臨民攝政。偶遇訟事之難。卽不敢自決。乃托左右之吏處焉。時有賢者過而笑之曰。嗚呼。夫仕者。乃管籥焉。非旁人吹之。必不出聲也。吏是彼。是吏非彼非。不如吏爲官。官爲吏也。以故泰西諸國。皆立法度公堂。時時奉敎高士以設其正傳。俾凡欲從政者。六載之久。遊其學方應嚴試。而惟取其可以從政者也。

其二。一家謂之修疾治命之學。蓋世人所重者命。所悬者病。病之名無筭。療病之神藥正方無幾。諸疾所繫之故難究。非得博學醫士。安能起死而回生也。欲治田問良農。欲考室問良工。而于生命之重。獨不加謹。乃惟所立方製藥。遽妄信從乎。諺曰。賊人心莫甚邪俗。

賊人身莫甚邪藥病之虐不如醫之愚多殺人也病之重十死一二醫之愚十死七八傷哉故吾泰西古俗醫有公學諸名士釋古醫之遺經發明人性之本原辨外躰百肢之殊內臟諸情之驗及萬病之所以然而因設其所當用之藥方亦大約六年中師教其弟子以切脉及療治之法後嚴考試而非領考司之命不得擅行醫也其三家費羅所非亞譯言格物窮理之道也名號最尊學者之慧明者文學既成即立志向此焉此道又分五家一曰落熱加一曰非西加一曰瑪得瑪第加一曰默大非西加一曰厄第加落熱加者譯言明辨之道以立諸學之根基而貴辨是與非實與虛裏與表蓋開茅塞而于事物之隱蘊不使謬誤也非西加者譯言察性理之道主乎明剖萬物之理辨其本與末性與情其當然者與其所以然者依顯測隱繇後推前緣其既知以致其所未知故其學浩博非他人學可比凡上天下地中火氣水土之域萬象萬生之品造化之妙四時之序四行之交互五金之凝結百穀之成熟種種具焉瑪得瑪第加

者、譯言察幾何之道。主乎審究形物之分限者也。其分者、若截以爲數。則顯物幾何衆也。若完以爲度。則指物幾何大也。其數與度、或脫于物體而空論之。則數者立筭法家、度者立量法家也。或二者在物體而偕其物議之。則數者如在音相濟爲和。而立律呂家。度者如在動天迭運爲時。而立曆法家也。此四大支、流析百派、皆可究極精理。此未暇詳也。默大非西加者、譯言察性以上之理也。則總論有形諸物之宗理。分析萬有爲二宗品。一謂之自立者。一謂之依賴者。

依賴者、又分爲九宗焉。終設神鬼之精論。而漸著明萬有之源本也。厄第加者、譯言察義禮之學也。其務不外乎三者、先以義禮修身。次以身齊家。終以家治國是也。然計修身先剖析義禮與諸德根本異同。及其細情。使吾知其所當從之善。與其所當避之惡也。次論立室、生產、晉業、養育之道。使知其所當取。併其所當戒也。次區別衆政之品節。而銓敘流品考覈政事。使其正者嚴且存。其邪者棄之也。若是者、人學庶備矣。但人學之上。尚有天學。西土所謂陡羅月亞也。

此學乃依古今經典、與諸聖賢註論。剖析正道之本源。而攻闢異端諸邪也。其學亦分四大支。一論物上必有一主。至大至明至善至公。即詳其性及其妙情、一論天主造成天地及萬物之功。而萬物之中神與人爲靈貴焉。一論萬民所向之眞福。及其所以得失眞福之善惡。及諸善惡之正報。一論天主降生救世之來歷。及其化衆而登大道之奇功。以至歸天而定後日敎化之諸規也。夫天學已備。即人學無不全。而脩齊治平之功。更明且易。行道之力更強矣。故吾西

大學之修。從認己始。而至于知萬有之至尊。至正所謂復其初。及其本也。然既明于是。又從彼推廣其仁。愛人如己。使各克其職。而盡其分數焉。其中又有高志之士、既勤苦于彼諸學、尚進習于正道之妙、而涵育其中、以成純德。修身不已。雖文業自足聞達。乃反辭尊位重祿、離父母、骨肉、親戚、施豐貲而甘困約、煩劇身心、鏟滅名跡、以談道勸德。倘遇邪敎異端、輒力闢之。以扶天主正傳。即致命不顧焉。此吾太西總學之大畧也、若其詳細、則吾耶穌會中人類能言之、倘

有下問、不敢憚煩、且譯書次第出、會見天人之學、布滿中華矣、

飲食第十六章

亞詩加氏西國古賢也、嘗設三誡于學、腹一、舌一、色一、害正學者不止三、而腹尤甚、試觀酒肉酣飽則心志墜溺、乃舌易肆于言、而情易恣于淫也、苟淡薄則美志立、慾易約、而舌亦不至縱矣、雖然、飲食之欲、治之最難、蓋根乎情性、與人並生、而不可絕也、取其適可、而辭其大過、成德之士猶難之、況始學乎、故聖教明師皆曰、凡志于清修之學、宜先克最難克者、則飲食之欲是也、稍順之、則衆慾恣侈、道德傾隕、欲絕之則肢躰餒弱、學業輟息、必酌其中可耳、故父師教育之際、當早正其欲之萌芽、或視農法焉、或視獵法焉、農法曰、諸木植茂時、以清泉溉之、但溉之不得其時與數、反以害之、童孩者長之急、又多內火、即未免厚供之、然而或失時、或失宜、亦未免致患矣、獵法曰、欲習犬于獵、使疾趨而獲獸也、必養之薄、時空其腹焉、蓋肥者未能善走焉、能獲獸乎、夫幼者欲習于文藝

之學。法莫善乎育之薄。不使飽飫。爲美業之滯也。蓋文德全成。必欲氣之清潔。以受種種外物之像焉。欲司記之堅固。以含存諸像焉。欲明德之靜漠。以洞徹萬物之理焉。欲志之高且定。以決諸疑而處諸事之難焉。四者廢其一。而成其學者鮮矣。豈饕者多血氣垢濁。記心漏散。明悟昏昧。志氣顚躓。而學尚有所立之地乎。弟呵泥恤古西海名島之君王也。遇所忌賢士幼子。欲害之。饕晏無度。卒致廢學。而溺于不肖。噫悪王千計。不能害大賢之子。而惟豊飲食以敗其學。

巧共、亞日西老氏昔爲名將、忽卽軍經地中海島名邑項、衆民饋以嘉味數種、賢將惟納其最薄、而辭其旨者、使者屢懇、遂分散于下僕、不自用也、使者問故、將曰、務于道德者、必不滞于殺膳也、夫形神二物、最相近。形神二。養又最相遂。身飫。則神朦。未能專于正學之要焉。身饑則神清。未遑營口腹之陋焉。加肋諸古爲大學之宗、壽至一百四十歲、或問之曰、子從何法而學之廣、壽之長乎、曰、無他。眠。食。戒。殆。而未嘗飽也。記者曰、多食者未能延命而致壽、未能立志而廣

學、多食之禽、每畢飛不能舉躰而天遊、享清氣焉、豈養之幼、多汚陋、能立志尊高務耶、伯兒西亞古爲道邦、其遊學者不許任意取食、至學堂、賢師卯之儀之時、始以苦者淡者與之、辣責德未納、亦古名學之邑也、于幼之飲食、有分数、不可疏、踰者必懲不赦、幼中罕見有胖体者、每季試童子、肥者輒責罰之、減其日需、使反其原体之臞焉、試期至、卽具定数之腰帶、而量各童之腹、其不如帶数者責之、至于大節、則取醉僕、置市中、使衆童圍聚、隨意撻之。俾觀彼驚惶、不敢侈于飲食也、因多國古俗、于幼之育尤嚴、同學日侍師側、并其命、弗敢聚食、將食、師先審各童之功、其斂首則譽而容于席、其惰者則叱不容于席、坐席之範、弗談笑、不苟動、取其淡素、起而趨學、若近世學道去彼世遠甚矣、愚、觀養子。若養牲不異焉。至于戒酒、尤尤嚴、蓋幼者禀氣旺而性急、使隨意縱酒、將加火于火矣、古聖曰、酒乃道德之敵。潔浄之讐。神身之毒。好之者、焉能好道德之學乎。古聖又曰、酒之用有四級、一謂之須。一謂之喜。一謂之辱。一謂之狂。蓋幼者

所須甚寡漸喜嘗焉遂至辱且狂矣故吾泰西古今諸修幼學之都邑或一旬或二旬之間必禁酒不使童幼之心昏迷而棄美學也蓋早習于酒者必遲至于知無不然也

衣裳第十七章

造化主爲人具衣裳以蔽四躰禦外患也古之人奉命不違後世人心漸侈其于衣服奢華甚矣篤瑪所聖人曰吾先祖初生時得性情之正乃無衣而不耻其裸及其違命始知羞乃主遂特以裘衣之愚民漸侈于衣則以元罪所遺爲本身文飾哀哉譬之奴僕或抗主或劫家貲而所得火印不以爲累辱也及以爲本躰美飾可乎故經戒曰勿誇于美衣勿喜于光日天主之命不可測也解之者曰從粲粲衣服而喜未必無從愆罪焉未必不承天主之僇焉可不愼哉至于童幼衣裳尤宜加謹蓋諸自外而昏惑幼心者莫如衣裳之文飾也古言曰外修彌盛內修彌瘁譬之日光愈大愈昏目衣之光明未有不昏其心者也孔雀負五彩而張華輪羽禽之中最爲奇麗對太陽

而飭頰曰喜、已俯視其足之醜也、則廢然矣。幼者盛
服與孔雀無異、賭身之文飾驕矜焉、不視其本情之
悪邪乎。與倍斯多者西古賢王也。嘗設訓曰、服之奇
豔驕傲之旗、邪淫之巢也。火得薪之乾、傲得衣之文、
皆易發焉。易云、冶容誨淫、冶容多係于衣裳之華麗。
淫與傲既入其骨髓、乃啚從學而務內修、得成乎。昔
聞一師臨學、見門人中或核服者、責之曰、此衣乃招
淫之表、非求道之驗也。中古賢者忽逢鮮衣少年、譏
之曰、墳兮墳兮。外飾內醜矣。可近兮、掩鼻而過之。又

聞師之陳訓曰、善且正者、若貞靚之女、不假文飾自
見閒美。其悪且邪者、若淫陋之妓、時時塗抹、愈見醜
賤也。物愈眞正、愈喜質朴、不求其文。愈假邪、愈謀粧
飾、不欲露其本質也。往有智者寓言曰、山烏自醜其
形、假群雀之彩羽飾之、抒翅長鳴不已。俄群雀至、聞
其聲而鄙之、盡褫所假而復其故、於戲凡好華衣者
槩以羊鞱餘飾、啚遮其醜体愚心。至于出聲發言、終
爲人所笑棄耳。獮猴或得衣女衣、直似眞女。既而察
其情、則猴耳。幼之愚者、強飾以文繡、弗能改其意之

濁也若幼而好學者志于內文不求外飾計內之有餘不患外之不足矣彼亞氏古七名哲之一也嘗曰明智多隱陋衣之下愚鹵多藏鮮衣之中明珠之貴韞于粗蚌薔薇之芳產于刺木故吾泰西學規不許任意衣飾厥有分數踰者致罰蓋幼性好奢好文于外未識內修之美也自非嚴父明師爲之指南豈能自進乎然童幼之衣宜約且薄亦宜脊且潔也衣之盛美率爲傲徵衣之穢惡率爲汙徵日落泥抹聖人曰衣之用好學者必居其中與其奢寧儉儉之中與其汙寧潔蓋外儉表心之謙抑而外潔証心之清明也

寢寐第十八章

有寢必寐理也故養育之道非寢不成焉晝之所業已殫力矣非夜之安寧不能復補是寢臥乃安心神力清氣消苦釋憂潤體之藥也若童幼弱質不可久困則寐寢乃孩童之大食也但不得其道將溺清神而負美學如日食過宜非特不致養之功而猶招害矣古明醫嘗云寢越分數則散四体殘元氣昏靈才

衰記性煽邪慾肆懈怠嗟夫寢寐非他譬闤市之征
將取吾光陰之半而去也乃或未厭夜寢又眈晝眠
豈不再糜其所當用之時耶伯兒納聖人嘗謂吾委
之去而無益者莫如寢時也蓋有人于此獲金數鎰
或聚數斛而用之貿布帛器物以益其家此非謂之
費乃交易貨物猶可謂之有也若其費可用之時于
寢臥此非無益之費乎往者賢師進其門人于勤學
曰勿肆于寢寢乃清年之虐賊也世實無貴乎時人
資無重乎命人命之大半為寢所暗竊而吾猶不哀

不覺乎其穿窬負微貲以去猶亟捕之若吾年命之
數已去不可追已敗不可補吾反委擲於懈寢不悔
耶有人於是天主賜之壽使至耋耄焉或計減其數
之二旬或一旬人必不願今爾得命于天主未必壽
也以力以財不可延之乃自甘分之于無益之卧寢
而不惜乎先知言寢者或謂死之像或曰死之兄弟
或曰死者長寢而寢者暫死也則生而好多寢者是
暫好遊死者之境界矣傷其意非加尼罷迷古太西
二智將也遇國事急深夜各巡其所督之營遇守營

軍寢寐者、則撫劍死之、或異而罪之、答曰、夫軍也、安守營備患、捍國安家、而反寢寐、必自投于死者之中矣、吾遇而留之、何殺焉、嗟乎、造化主置吾生民於斯世、必計吾修道德而積美功焉、夫修道積功之期、如駒之過隙、乃吾以多寐減其功。如之何、古賢嘆世曰、吾日飲食焉。禽獸亦然。吾飲食而卧焉。禽獸亦然。惟至于修人學焉。禽獸必不然也。於是為人事之多。禽獸之少。不亦宜乎。自古務于正學。無不欲恒寤而不息也。倘不獲已、方稍偃卧而休息焉。亞里斯多氏古性學大宗也、向務格物究理、屢忘日用之薄需、連星于日而不覺、苟不得已、聊安以補力、必先持銅毬一枚、然後閉目、未久毬落銅盤、即驚醒、不使久寐也、德抹斯古文之名師、夜醒忽聞百工之修業、則自責曰、斯微民也、已起久矣、拮据於賤陋如是、而吾修文學猶不如彼乎。今之學者、聞其言而觀其行。安可不效其志而法其勤也。

交友第十九章

友者人之比、宇內無人自足以生。自足以事。則亦無無

人不須友以成也。故天主歸斯民於同宇。命其結親交友。彼此相助焉。倘除友于人。是除日月於天。除水火於地也。若童幼者。愈偏於愛情、必愈趨於結友。古所謂老者多積貨。幼者多積友是也。雖然、友之積彌易。亦彌危。蓋幼之成敗、繫係於友之善否。何者、恒所聞見。漸入于心、引而效之。不自覺也。聖經曰、與聖者交。必將入聖。與善人交。亦將爲善。與惡人交。亦將爲惡。信哉。伯路氏曰、爾自謂與何人交。我亦謂爾將爲何人。蓋交于儒者。多習于書。交於獵者。多從田逐獸。

交於醉者。多湎於酒。未見相交之久。而不相從相法者也。向爾無病。但親近於篤疾者。彼患將逮於爾躬矣。向爾無香。但親近於懷香者。彼氣將散於爾躬矣。古明賢謂嚴君明師之訓。大不如朋友之語。能動人心。以此觀之。凡學者可不謹所交哉。吾西先知者設陳擇交真論。欲童幼友其益者。寡者、求者。而戒其友之損。及衆且新者也。或問賢師、與何人友可、荅曰、於益者而已、又問其益者云何、曰、善于我者則謂之益。蓋真友之義。以德志之相似始立。以德行之相長始

29

成所謂正友之結以德爲本以德爲絡是也兩石忽値而相擊則著光發火人倏會談交如相擊然相交而內德之光志遂彰矣德彰而相結成友焉友以德起相長相益無已矣古諺曰燈無膏友無德不遽滅乎西史曰善者相交謂之友惡者相交謂之盟傷哉陋俗交友多惟計賤利之益而未論夫德之益則何異於商賈也耶昔者或始交於賢富者未幾求以徼利賢曰向爾必計友吾金未計友吾身且舍所求利而永辭之蓋志於利而友者至於無所望而友止矣嗟夫德者生人之寶也則其能益我以德甚乎能益我以財也西古名賢色搦加云眞友之妙在以彼長補吾短使齊彼善又以吾長補彼短使齊吾善若無所取以補之則亦無所取於友之義也或問聖人以益友之道荅曰順我於理逆我於非直言吾惡簡稱吾善希言多行所許遂踐乃益友也若其無順逆之殊飾吾非揚吾是且狃於言而畧於行乃損友也故幼之智者於結友必勿忽必勿速焉比達阿辣上古之學宗嘗戒曰勿苟伸手而取友也蓋人性情難

測友之惡者難辨，則豈可速交乎。諺曰，急於取友，未免致悔，取而旋悔，不如不取矣。智者擇友之遲，猶有謬焉，愚童結交之速，能免謬乎。是以先知擇友，必欲彼此同食鹽幾斛，然後定交焉。蓋限以時日之久而因擇其所從也。若吾西古俗，仁親智師不許幼童任意取友，又不待鹽食之限也，乃自定所從友而先察其益與害焉。若其幼者繼世，非特承父之產業，尚從父之善友。蓋父所已試忠信之友，孝子以為美資，而無故不絕也。故罷辣多曰，父卒，而遺寶資之重於子，

大不如遺善友之眾，豈不信哉。薄厄爵西，士大賢也，向聞其友遭患窮困，則慰之曰，爾室豐業雖亡，信友之眾仍在，不必憂也。明忠信之友有数，則吾所當交者寡矣。經云，千中取一。凡物貴且奇者，必不多，多則不奇不貴矣。昔者或誇以多密友，賢者聞而譏之曰，爾無密友矣。蓋友之多者，初不可証試，中不可密交，終不可存保，乃易合而易散矣。色搦加氏嘗謂吾凡出而友賢之希者，必倍吾善而歸室矣。凡出而友愚之眾者，必倍吾惡而歸室矣。蓋友既覓之久而結之

固、則無大故終不可絕也、古言曰、友之無故以新易舊者、不但失往日之恩、又將致害矣、幼者無知、毋順則相結、逆則相棄、比之淫妓與其所交、時容時棄、時愛時厭焉、知道君子既友、友之德未有不久者也、

閒戲第二十章

人性如弓、一張一弛、豈能恒用力於正業乎、君幼之氣質猶弱、心志未堅、則非閒戲間之、弗能久也、德抹氏曰、人學如行路焉、路遥而無歇息、行可遠乎、學長且難、令無優游之時、豈可成實、緣急牽定、將斷學、大

進必將衰、西之古聖務修數載、德名藉藉、欲稍寬解、遇小鵲摩弄之、從者異之、聖人識其疑、遂命從者執弓使張、從者如命、既引滿、聖人又命其復張、從者辭曰、若是、豈不敗乎、聖人曰、然、則彀弓有數而分不可踰、乃大學之務、可越弱力之限耶、木性堅固、猶弗堪久彀、乃骨肉之性、能久苦乎、鐵柱恒磨、輒細如針、石之堅厚、恒踏則薄、而人之才力恒用、能免過勞乎、故先知者雖嚴於幼學、然必量其力、使舒泰、或寬逞顏色、而從其當然之戲也、但於閒暇時、慎戒而不敢忽

耳。罷辣多嘗曰、無事之時、爲幼之所當謹也。蓋幼性迫急、所爲不知適中、至於閒暇、或過佚翫、或侈肆慾、不思圖業、向所習文學美藝、必見亡矣。諺曰、屋久不居則塵芥、久不擊則鈍、水久不動則臭、而幼心久寍不用、將不失其前功與膏腴之田。或翻勞之、或空歇之、農之恒也。但以法空之、必無不倍益。倘非法空之、必荒敗矣。幼者恒習於正業、而或稍休之、義也。倘得休歇之久、必將荒而棄舊學矣。何者、幼之性、未有不忌苦勞而就安樂者、則雖早習於苦、但至安樂、必持

之固而舍之遲也。是以古之名賢嘗謂、夫色與酈、未試者猶易戒也。已試而欲其不過宜、難之甚矣。故諸則有者、學修之際、恒欲嗣業而不欲間斷、忌閒暇如仇、而不敢忽焉。日落泥抹聖人曰、吾居有事之時、未必見魔之巧、始焉而獨于無業之隙、則不敢不戰兢也。蓋魔如賊寇焉、必乘人懈而敗其貴資。以故好學者不獲已而當稍閒、姑舍所執之業而造他事、必不敢惰於其閒焉。所謂雖休勿休是也。默襄德氏、古之工詩者也、云、吾與閒暇而無疾、寍抱疾而無

[illegible]泰矣[illegible]唇苦吾內体而已若開者多溺心於惡所謂無事之用為邪事之始吾西数國從來有典凡遇童幼閒遊無定業者必責懲儆囹圄不使荒怠而亂倦者莫修學之童待貧師之側有定時開戲翫舒懷焉古規當此時既得齊年齊力併齊其學則搏栗可歌謳可作詩可習奕可蹴踘可較射可擊劍可騎馳可若博擲等非禮之戲定不許焉聖人有言曰幼之喜戲有道必堅其体而養其志非道則溺其休而散其心試觀童幼何得任汝游学不休一與博徒交密遂志前學不聽父師不顧益友飲食廢置蹴鞠弗思道德不問生死不與惟言思夢想在博戲所謂好博之心多不在本身是也夫博之邪俗非惟害學而散心志抑亦破本家之業而敗他家之產也是以古賢論賭者于盜賊而以盜賊之修罰處之也又曰一賭之事槩兼衆惡好賭者多悞怨天傷義禮壞國法置孝弟廢五常毀善俗敗家業奪民財亦以衆惡之罰罰之不亦宜乎吾西諸國從古賭者必服重刑其負賭債者官不爲追即自索得之爲負者所訴亦

追反其人焉。又欲塞諸引賭之路，則凡招引含藏賭者之流，必重懲之。愚親每怨其子之不肖，或肆賭博家，而不知預止其將萌之患，則惟于正學餘力，引[illegible]閒戲之近正者，勿令溺於諸邪習可也。

齊家西學卷之三終

齊家西學 卷之四

齊家西學卷之四目録

止

齊家西學卷之四

極西 高一志 譔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衛斗樞
段 衮
陳所性
韓 霖 較

齊僕婢

僕婢所以充使令也故养之次于教子其始其職其

2

勢、詳之于左、

僕婢之原第一章

大主厥初生人、非欲相役也。性之清潔聰貴、等。何有主之崇與僕之卑哉。萬民之聚、如蒸親、孝子、友昆、恭弟、相親相資、成一室之和焉而已。既染元罪、爲魔之奴、則僕役之辱、始入人族中。愚役智、貧役富、弱役强、所不免矣。蓋人違上主之命、性分既偏、知愚互異、貧富强弱不齊、其勢不得不相役耳。否則愚無以明、貧無以給、弱無以庇、衆民何以治乎。故曰、僕婢之辱、非

原性所有、乃元罪所致也。治之之法、易容已已、

僕婢之等第二章

僕婢之等有五、族類一、俘虜二、罰譴三、自鬻四、掠賣五。五者之外、有賃身佃傭、並聽人命者、未至全失身權、然俗亦謂之僕役、

族類者、子體從二親分。親貴子貴、親賤子賤、理也。勢也。子之形體、係于母胎、故母胎之勢、無不傳于子體也。公論、公制、公俗、如此、中國之俗、子從父勢、因父爲一室之首也。智者依各方風俗、定制焉。然勢從形體

不從靈神。蓋身係役。而神得自主也。

俘虜者、敵國相征、多有被虜者、依古制古俗、爲之奴、西國之俗、被虜者聽贖、贖如所約之價、則脫役自適不強羈也、若羈不令贖、爲傷義、凡強羈者、脫而逸焉可也、

罰譴者、罪之輕重不等、則刑罰亦不等、先賢遵上古欽恤遺意、與嚴寧寬、罪不至死、則減等徒流、令其効力報恩。法既不廢。仁亦不傷。然灋行之朝廷、屬之有司、諸役獨在國家公務、私役則不可、

自鬻者、匱乏至極、無策自全、則鬻子女、無子女、自鬻其身、夫人所重愛者性命。與自主之權也。不可兼得。則存性命而棄權矣。子女原從身出、至不得已、則捐子女以保身矣。上古負債不能償者、依國灋充役以補之、西國自天教大行以來、建院給窮、不使鬻身及子女、負債者、依諸國制、或羈役之以補所負、寬其償限、補完即釋之、

掠賣者、遭盜掠不能脫、強爲之役、然其本情非甘爲奴婢也、或買之以爲僕、悖義傷仁、不可得其情、宜速

遣之不恭、遭掠責者、乘間而逃、無罪也、

負身佀傭者、未失身權、但既立券期、當委身從主、非大故不可擅退、又不可荒廢主務、玩日塞責也、期滿乃得自主而去、不復為役矣、

主之職第三章

聖經每云、主人之權、非人所得主。實繇天主與之。造物者不藉他力造物、然用他物治物、因以人治人、非如國君智力或有所不逮也。惟欲通權顯慈、尊生人之意耳。此權既為天主所賜、則凡為主者、宜思承上主之托、須上主之命、法上主之治、而盡其職矣。天地之主固以全能治萬生、然其治非如法吏、如仁親。慈畜之、惻矜之、寬勸之、智迪之、正命之、因才因能順使之、容失懲愆、哀弱啓愚、策怠。主人必存此心、體此情、方可法上主、美治、盡職、齊家也。敷析于後。

主之慈第四章

主人治役之功、首重慈情。慈情无險不通、无難不克、无遠不致、无功不成。故曰天上天下之力、莫大于慈。主繇慈治役、未有不全其功者也。主之愛役也、當思

生同父死同歸寓同地庇同天勢岐尊卑性情一也故主之視役定如一體之肢一室之子也一體中非獨元首尊肺腑切肩背强卽股足之賤亦一體中不可无者彼耳目口鼻諸司非止趨元首之急亦以公情急股足之需也故一家如一體主首也妻肺腑也子女肩背也役婢股足也雖賤可无耶保禄聖徒諭人主曰汝爲主勿忘天上更有大主所施于爾役者當如所願于爾主者也上主至公无私以慈親之心濟衆急爾敢視爾役如芥因慢上主活像悖上主教命辱人類以及爾體也乎上古名聖自述曰奴婢有所訴于我者我豈敢棄之不然審判日何以對上主耶罷辣多古賢論治曰國大室也室小國也主僕君臣也仁君于臣視如子接如奴則仁主于役必視如臣接如子矣役賤且陋亦人子也主善視之无不覺而感者矣感恩圖報禽獸有之況人乎故曰主致慈役必致忠主致恩役必致力但慈必本義勿使狎而失敬俾恃寵長傲顚倒主從反失齊之正道矣

主之命第五章

主施命、役聽命、分也、碩主所宜施、役所宜聽者、正命也。不正而强施之、爲无權焉。何也、主權自上主得之。即代上主而命之者也。上主至公无私。命未有不正者。則人主命使之權。必惟以正施之。否則何以强人從乎。正者何、義所可爲。分所當爲。力所能爲也。不正之命。主與役罪均矣。即正命之時。亦聲不欲厲。言不欲疾。色不欲猛。勢不欲逆。一有之、非止无功、且以亂役心、而散其膽力矣、諺曰、僕愛二情。不相容。惧情盛則愛情衰。力散功堕。偶成亦倖矣。蓋人情遇强拂之必逆必抗。和致之。無不帖然。有二主于此、一猛一和猛者發命、役如聞雷震。惧而避之。何功焉。和者發命、役如當春風。喜而迓之。功不旋踵成矣。故善遇婢役者、其寬有時、休息有期、此必不可奪之情也、人有專尊不顧足矣、無過督也、況事有緩急不同、仁主責役急所當急、免事之誤、緩所當緩、省力之傷也、且各役才能、又復不等、責所不能、欲其一時畢數日之工、一人兼數人之務、亦非命之正也、凡志于治役者、不可不戒也、

役之育第六章

育婢役之厚薄顯家主之仁刻聖經云愛人而不養其愛不足信也大主愛物徵以發育之恩慈親愛子証以鞠育之事家主以仁道治其役可不厚育之乎欲用牛馬且芻牧之僕婢朝暮拮据祇之不若牛馬何也古言曰豢畜者減其食必減其力弃減已之業也豢畜失宜未致尤怨無大害婢役失養所損多矣人之服足卑下負體之重致厚承血氣之豐澤以補朝夕所消之力也僕役雖亦卑下然當百務之煩非養之厚何以存力應事乎古言曰僻虐必致體羸役餒必致室傾是也聖經讚賢婦曰賢婦早起即備婢役一日之需役委以所務之業也旨共仁義之師哀矜之長嘗云凡遇他人饑渴者食之飲之裸者衣之病患者顧之振之仁義之情也至室內之役可不令之飽煖乎以故保祿聖人曰主人不顧僕婢之養又出諸无道之徒下矣无道之徒未明仁義且以公情厚恤其僕役曾是知仁義之道反忘人之公情慢役而不顧耶聖經訓凡爲主者償役之値勿緩恭其人

多窮之。不足自給者也。早償之。即早受賜。否則呼天伸怨。天上主將哀其冤而咎爾矣。駕瑪所聖人嘗曰、呼天之罪有四。負役之工居一焉。上古一將、侵伐敵國、中途役病、棄而不顧、敵將來追、途病役、慍治之役感復活、圖報焉、因暴前主之短、導敵成功、嗟嗟、一棄一收。恩讐速報。人亦何可忽于僕哉。

役之教第七章

金口聖人曰、主于諸役、宜育其身、誨其神、二者缺一不可、然育身猶不若誨神之要。神尊爲身主故也、但欲誨必先育、諺曰、空腹不喜聽言。未獲育而服主命、受主教者未之有也、既育矣、誨不宜緩、蓋僕婢性多、鈍、于義規未習、于倫序未辨、于禮訓未洽、于世務未經、初登主門、如孺子方免提抱、即入小學、凡所見聞、无不驚訝顛躓、失進退之規者、孺子无師指引、役婢无主教論、俱不能進成厥功也、或訴于賢者、怒其役之不慧、賢者答曰、是非役之罪、主之罪也。童子之業不成。師之善教、非童子不善學也。禽之愚、獸之猛、以教攺性。習人言人事。況人乎。不教役而欲其練習諸

事。猶欲禽獸不習而自學人言人事也。造作者先造器未有器自生成者也。僕役者古所謂活器也。并家主琢磨之。安能成器耶。碩教以言。不若教以身。蓋上行下效。主倡役和。理之常人之情也。言教弱而緩身教切而速。所令反好、役之從者少矣。西詩云、爾欲人哭須爾先哭、爾欲人笑須爾先笑、規矩用以爲方圓、不方不圓者。規矩之弊也。規矩之弊、造者之弊也、工不巧、所造之器必弊、器弊而所作之物復弊、奚異夫役婢者家之器也。家之敗婢役蠹之也。婢役之蠹家

主之不善教、不善用、致之尚誰咎哉。

役之擇第八章

亞理斯多理學之師也。嘗曰、善齊家之主、于家之役、先謹于擇、後勤于教、斯无不治者矣、智農擇地而耕、惧棄嘉種也、役婢性多鹵、或邪僻、或怠惰、非謹擇之害可勝言哉、古賢訓曰、忠僕如至寶、當不惜多金購之、既購殫力以教之、既教愛養以存之、否則古稱爾室所畜役婢之多寡。即爾室所畜盜賊之多寡矣。擇之時、探其隱情、勿惑于貌。察其前跡、勿信其言。蓋邪

10

者。彌醜于內。彌飾于外。以欺人目也。探役之情。與智而奸。宜愚而直。愚者教可智。奸者教難直也。古俗擇役。取少不取壯。壯者染邪。久難改圖。幼者未染。即染未深。易治也。譬之樹木。愈老愈難移。稺易移且多茂盛矣。禽獸之中。幼者易習人言。與人務。老者弗能也。西詩云。土器初承之液。至終必存其氣。幼役初來。領善教。易從主指。易習正規。壯者聞教。雖勉從之。然須除舊習。始可加新功也。擇可教者。教以正道。使不昧萬物根本。及死生樞機。蓋人不知正源者。必溺于邪流。不敬上主。夫不敬上主。安能敬下主耶。又凡不知生死之主。及生死之機者。則善惡異道。不能分別。善无錄進。惡无錄退。雖若惧。內實无忌也。既无所忌。亦无所望。則无惡不濟。无善不弃矣。蓋徒知忌主之目。主不見。无不從性之偏者。惟真知天上有主。明燭其私。且權其生死。而報償至公。將內外上下。必有所忌。以禁其念之侈。亦有所望。以奮其心之善矣。主人盡力啓役之矇。而迪以正道。必將寔益于其家也。蓋役寔畏上主。而忠事之。未有不忠于家主。因順于命

直于心。懇于情。信于言。勤于業。篤于跡。簡于用。內外溫和順適如一。盖諸功及正道之力所致也。若役之迷于異端邪說者、反是。聖經所云、惡樹之果無不惡。善樹之果無不善。豈有邪道而生正功者邪。

役之懲第九章

先知之訓曰、役教有二端、或導善、或懲惡、二者缺一不可、盖役婢性情、愚者不必言矣、即有美而習善者、然至應務之際、或眩惑不決、或進退無主、未免多謬誤也、矧人心無恒、難守所操之正節、并定罰以警之、恐一恣即難止矣、西詩云、病治始萌易愈。久則難瘳也。故主之明者。日巡役之室。如官之巡行要地。朝暮稽察。以杜他端。捄所當捄之弊也。聖經云、畜驢者必養之、任之、笞之、三者缺一不可、聖人註曰、治役者之善喻也。豐育。任使。督責。三者可缺一耶。豐育不任使、使其肥壯習閒。將致抗主招害。任使不督責。終无不生怠玩。開弊端矣。諺曰、役生時則笞役之具。亦與俱生矣。盖謂役與笞。如形影不相離也。伯爾納多聖人嘗曰、以善使役、獲其愛而從命者、首功也。不獲其愛、

則使其畏而從命者、次功也。物之總主、以是治世國之明主、以是治臣家之善主、不以是治役乎。蓋役而无過者、難得也。有過而主不知、不明也。知之而不致罰、主之不仁不義、役之不幸也。主有此役、無不破家。役以此事主、亦無不喪心隕命者也。巴西畧聖人曰、爾役之體、係染于疾、則治之。爾役之心、染于惡而不頭不治耶。奥悟斯丁聖人曰、責其役之惡、正仁者事。置之而不責、是忍其陷溺、不仁之甚矣。金口聖人曰、鄉有逸畜、見者收還其主、爾役失道、流于邪而不之顧、視爾役不如鄉畜矣。古聖嘆世之不明者、曰、嗚呼、失小畜者、徧求之、貴重于畜者、失不及知、知不及覔。何哉、諸畜之失、損爾資、未損爾躬爾室焉。役婢之失、非止資損、併主名主躬主室亡矣。故奥悟斯丁聖人曰、爾役之愆、不為大、惟爾不及責之、愆為大也。爾役之罪、所損輕、惟爾不責、所損更重也。歷觀巨室傾覆者、槩繇于役之不肖、而主不知責、豈獨不仁于役已耶。是役之罪、非急治之、若瘟疾酖毒、沿染弗止、必至毒衆、甚至招天主之僇、可不慎哉。

懲之法第十章

役固宜懲懲懲之法將如何古箴曰責役有三戒心之怒言之厲刑之濫也然戒心爲首蓋心動怒時不能自主言將妄發刑將濫加矣罷辣多大賢將笞一役覺怒萌姑貸之曰怒止必笞汝至若言之厲者適足汚己口刺衆耳辱役身不及治役失不若和言之易入而利病也驟雨聲勢猛益物微反有衝決傷敗之害卄雨聲微益大浸漬長養之無已矣故保祿聖人諭爲主者曰勿震爾役致失厥志聖經又云爾勿吼室中如獅煩擾爾屬慢雹爾役也倘心平言和矣惟刑之濫亦雹主非仁主矣責撒耳古爲西國智王其大臣怒僕損玻璃器投諸池以飼魚王聞亟責之曰爾視人命如是輕器如是重耶吾耳猶不堪聞爾目寧忍視耶故不仁之主責役之刑過濫是自陷于大惡也或以役婢不奉命爲己辱過于刑是自加其辱也蓋役雖有過刑之當必能伏罪而圖改倘无故疑之无據誣之繼之以刑刑又无度惟求洩怒則役雖欲懷忠効力其道无繇也更不獲已至亡去或自殺

甚至有弑主伸怨而復讐者、可不戒哉、凡責役與過、寍不及法。物主之仁。償人功。未嘗不罰人罪。時時臨汝。監汝。然恒恕之。緩之。以待汝悛。或乘機振警之。不急罰治。傷愛人之度也。役始犯時、遽刑不若緩治。發其良心。猶可改圖也。主之仁智者、非惟謹治其前。且必杜萌于後。凡邪惡事无孤行者。一犯不懲。次犯即起。一惡既立。衆惡相牽。以環承環。漸結成鍊。縈係心神。致終身難脫矣。故欲免惡流衝突其室。敗其族屬也。必須防之于初倪。否則役所犯之惡、終必歸于不禁之主矣。戒之戒之。

役之職第十一章

人初入世。如軍士入伍。不能自定所位。自擇所從。惟從主帥命。安分盡職而已。役婢或以族類。或爲勢逼世變、皆當安厥分焉、一人身兼多體、或尊或卑、主役之勢不齊、然宜相和。各守其分。執其規。急其務。盡其忠焉。故爲人役、以安心守分爲首功也。夫處役雖[illegible]苦辱、亦可立志爲賢聖、西土上古大賢若瑟者、見妬被讐、爲奴外方、守正習道、忍苦不改其節、卒成大器、

15

功德滿于中外。夫誠德之修。賢聖之成。不係位之貴賤。事之順逆。勢之尊卑。惟賴志意之誠。天主佑輔之功而已。況苦辱較順美。更益神修。何必越分圖自主也。既安分。更思盡分。如身之百體。各有所司。各以時運。無相礙阻。而各致其功焉。夫身之各體。目視耳聽。似逸。手持足行。似勞。然各體恒急于職。從靈神命。未嘗妬逸辭勞。則善役者。當任事時。亦宜惟主命是趨。不怠不忽。以期成功。雖値苦難。操節効力。不敢中悔而止也。蒜祿聖人陳各品之訓。茲述其幾役者凡六端。

一曰。忠。家主如忠天主。蓋主役之義。與治人之權。原上主所命也。則凡逆主命。即逆天主命矣。故聖人命役于聽命時。勿視人主形貌。止視上主神旨。勿獨悅主人目。中主人意。併悅上主心。中上主意。建不朽之勛焉。否則役功雖大。實微與肉身。并殞無報于後矣。則凡忠而役主。如役于上主者。其役非賤役也。至尊至大之業也。厥功非世財所足償。惟天上眞福可以報之。

二曰、內外誠敬。有內无外。謂之瀆。有外无內。謂之僞。外盡禮爲義。內盡忠爲仁。內外相接。仁義相偶。役之道全矣。多瑪斯聖人釋經語譬曰、善僕事主。如人子事親。外禮內敬。兼之。又曰、役敬主之誠。必驗以心之謙。言之順。動之儀也。動而失儀。言而失和。証其心之不謙矣。故心言動。缺一不可。

三曰、善事主者。无所不致其忠。意正、言實、絕諂媚之詭跡、一覺主意。不待施命、自趨其務。務未成。命息不息。務成、有功不功。凡事圖主利。而已以主利爲己利。不及于內頤之私者。忠役之義也。

四曰、不從亂命。主命非正。寧死不從。從義理。至尊君公。之權。不敵也。特或主命與官命君命。及義禮之命。不能併全。則寧從義禮之命。諸凡命有違義者。辭之。西國古有善僕、勤于主業、主囑以不正之務、僕明告曰、僕來投主、欲勉善盡忠也、主命不正、恐溺僕于邪、僕之忠。无繇立矣。改命乎、逐僕乎、請擇于斯二者、主聞言大悟、嘆羡不已、加寵焉、若邪正未甚明辨、從主命。不可恃私智也。葢凡遇疑難之事、與信己之私識、寧

信人之高識也。況役乎。
五曰、善役者。非止善事賢主。併盡忠于闇主也。蓋命權係大主。人代宣之耳。命既正。不論施自何人。必當順從不違矣。伯多祿聖人諭役曰。爾主雖不肖。爾必忠。驗爾之誠。蓋忠于賢主事易。而功小。忠于不肖之主。忍詬。甘詈。不怨。不報。迨終不衰。乃忠之至者。獲天上之厚報矣。蓋天主至公無私。叛逆者。君公必罰。忠順者。奴僕必福。臧獲何足以限人哉。
六曰、勤事。善役者于家務。無時不拮据焉。蓋主之取役。取其使之如活器。非取其藏之如寶器也。役之投主。亦豈徒以坐玩哉。以趋命也。家務雖有作息二限。乃勤者于息時。猶不忍息。況敢荒于嬉乎。獲役如此。猶无價之寶也。謹守之。厚育之。不暇。況敢詈之乎。

終

齊家西學　卷之五

De domus gubernatione

tomus -5.

齊家西學卷之五目錄

01

壅田　第九章
水灋　第十章
貯穀　第十一章
養牲　第十二章
禽蟲　第十三章

止

齊家西學卷之五

極西　高一志　譔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段袞
陳所性
韓霖　較

齊産業

家之齊錄人及物、人學析矣、次陳産業、其屬二係、内資財也、一係外、農務也、

資財第一章

資財于家、猶身之有脈絡也。故從古論齊家者、必重乎生積焉。其道有四、義。誠。勤。儉。謂之四得。反義爲貪。反誠爲詐。反勤爲怠。反儉爲侈。謂之四失。有四得、無四失、資財不生積者、無有也。有四失、無四得、資財能生積者、亦無有也。古賢哲復以智。謹。爲治財治產之二翼焉。蓋有財無智。如奔馬無御。勤。可御乎。匪直難御。且害主身矣。又曰財入愚者之室。如刃入狂者之手。蓄不逮身者鮮矣。古賢凡一愚而富者、目爲羝羊、羊蠢畜也。羝非已有益人而已。愚者有厚資、然不能享。與羝羊何異乎。或擇婿與富而愚、寧貧而智。蓋以富而愚、終必貧。智雖貧、終必富也。既智矣、非濟以謹不可。凡物以是生者、亦以是存。財以勞謹生、亦以勞謹存也。古言曰、財之母勞也、財之父時也。聚之甚難、而散之甚易。故智且謹者、必有積與用之正規焉。凡資產有安托妻者、有安托役者、有安自任者。蓋室務繁瑣、智力有窮、非分任之、將不勝勞。然雖分任、又不可不時察之也。或問賢者何灋可使馬壯。答曰、主時

覩之、問何術可使田茂、答曰、主時履之。蓋主不勤。可望僕勤乎。夫上勤而下惰者有之矣。上惰而下勤、未之有也。古齊家之瀘、謂主先寤後寐、蓋家務以主命始、亦以主命終耳、或問其鄉何務富、答曰、不細較一日之益。不寐也、至一室終歲之需、必預徵貴賤、而以時畜聚之、勿待時迫、然後求之、或問一人、先貧後富、何以致之、答曰、買賣及時。需用有序。計物之良楛。料時之貴賤。權己之出入而斟酌之。日用器物、俗尚華。不惜破產以營之。智者量力。備其有益者而已。僕客貴整潔。私用惟朴素。諸器有籍。時爲稽察。一免失遺一便取用也。其或造屋、勿圖觀美。但取實用堅固而已。人有男女主客尊卑之異、位須得分別之法。物有貴賤乾濕寒暑明暗之異勢。必合其物性之宜焉。

農務第二章

農業非人智所生、人學所致、乃造物主所命也。開闢時、天主肇造初人、命司名區。百穀自生自成。不勞而受豐穡焉。既犯命。乃令拮据地產。然後得食。自是子姓繼業。萬載弗易也。後世逐末者多、厭古棄本、不知

農業國家之筋骨。筋骨散國家敗亡矣。古有王曰比德者、國中有礦、盡發其民掘之、厥后賢而智欲悟王、俟其飢取金造美味之形以獻王、初喜其異巧、然飢方需食、后復以金進王、恠問故、后曰、王命民掘礦廢棄農業、倉廩空虛、庫但有金耳、王何不以療飢耶、王大悟、即命撤礦夫之半治農焉。禮固爾哉、古大賢平分界內地、令勤治之、一免妬害之端。一避閒暇之害。且以豐國中之各室而寧其婦子也。西名哲外遊、值一邑土地闢、嘆曰、有道之邑也、外治內[illegible]有不治者矣。古賢欲表農業之益、畫美婦乘牛、手握巨桶、滿盛諸穀果、牛行、婦手撒穀、隨到隨富、意以美婦農業也、牛農所畜以稼穡者也、滿桶者農所致之豐盈也。農治所至、未有不富者也。西都有司專察民田、值不勤者懲不貸、蓋志于國治家政者、無不謹農業者也。況農治非止益家國、甚益身心。蓋業農者、質純忠朴、不諂不淫、無妬無恨、不誹不殘、不貪名、不矜志、一切非公非義之心、農業無與也。故聖賢志精修者、多力田自養、堅操修之志焉、又觀古今碩德、多從農起、卒乃

綱紀國家、澤及生民、西國往有名士故畧隱跡治田、國偶多故、衆推立之、使執政、故畧不得已從之、功成身退、仍其原業。鄰國聞其賢、饋以黃金、故畧以自種之蔬、予來使曰、吾所需者寡。爾手足備之。多金何爲。謝不受。伯爾西亞國有農家以巨橘獻王、王奇之、賜以牛具、使治大邑、曰、能致橘若是大、必能致邑大也。歷山古明王帥師數萬、征服敵國、聞中有隱士力田、推之國政、辭曰、臣所需甚少、小業即足備之、悠然樂也。王令治國、恐妨前樂、奈何。王聞大喜、更增寵秩焉。近古西有總王老而倦勤、隱于僻地、灌園爲樂、大臣求復朝政、王執臣手入園、指所闢之區、與所藝蔬果、曰、此我所治、當取而享之、可弃此樂、復投宂苦耶。中古或問土神、國中誰智。答曰、彌肅。復問誰福。答曰、亞額。老二人皆農而隱者也。則凡有志家齊者、宜加意以謹其事矣。

擇田第三章

凡治田、首須論地、兼氣清力厚、二者。厚而不清、獲雖豐而人多病、清而不厚、力雖勤而穡不豐、兼則稱完

美焉。次不欲近江河，恐值汎漲漂沒，不可保也。惟近泉溪湖池，則多益焉。施灌溉一，備飲啜二，供庖厨三，便滌濯四，節燥熯五，修魚梁六，便穀粟及諸壅之運七，滋澤溥博，正如時雨也。又須避惡鄰，侵奪起訟結怨，妨業，古所謂與親惡鄰寧親虎狼是也。又不欲遠，難于巡行，不經主目，必不能茂盛也。夫欲識地之善者，有實驗可憑察焉。凡地未經壅治，叢發美草多種者善。掘坑取土，復以故土填坑，有餘者善。取撮土水調指撚，易化而黏者善。又投地不散者善。土色首黑，次黃。掘地淵深數尺，不值沙石礦磐之類者善。取土浸其水中，嘗其味，不鹹苦者善。又不欲散，難于經理。不愛山坡，勢高恒風，易枯難澤，雖加以壅與美種，遇風雨易去也。故卑且平之地善。又不欲多，難治易荒。又善擇地者，取東南，蓄陽生陰殺，非得陽之初氣中氣，難生即生，亦難盛長也。

擇農第四章

地既擇矣，須農人治之。地善農不善，如隹筆入鈍手，良馬遇拙御也。農有二：一恒業農，統任一庄之務；一

賃佃農、無定業定主也、擇恒業農法、不欲富。不欲貧。富者怠而自便。不爲主計。即勤亦惟勤其私而已。貧者無力无志工、必缺、況恒有所求、縱勤而所營不償所負、人日窮乏。業日荒蕪耳。次察性情。考行蹟。名不潔性不良、恣酒色、喜負債、失他主之信、雖勤不利于主、不可用也、葢不忠舊主、胡能忠新主、生平汚已害人、胡能一旦改而善乎、幸值善者、厚待之、親歷其田、審其業、啓不明、給不足、補所缺、償所勞、厚遇之、農必感以報之矣、欲農不失信誤業、法莫善于主先之、主不公不慈、何望農之信且忠也。愚主恐失小利、反失善農。用舍无恒。優恤无法。農心不服。地治荒矣。貪主損農自益。或不待農隙。覊以私務。致誤正業。獲一失十矣。暫雇農者、亮有力與性敏者、厚其工值。時其飲食。節其勞逸。恤其窮苦。如是則不待督迫、自敏于事矣。此外廣建田舍、含農及畜、或藏禾稼、貯農器、次覔小區、修菜圃、備日需、又次掘井穿池、育鱗蟲、飲諸畜焉、

農職第五章

善農之要有十識、一曰地。二曰穀。三曰時。四曰力。五曰利。六曰水。七曰壅。八曰畜。九曰機。十曰議。十識備、斯稱善農矣、

識地者、地之等無筭、即一區之中、色與能力亦不同、故農非眞識、弗能隨地藝之美種也。善教者、先識其徒之才。善御者、先識其馬之力。善渡者、先識其舟之容。農非識地能治之以盡職乎。大都地品、卑善于高。平善于陂。陽善于陰。黑善于黄。黄善于白。與紫因各區之勢。或木或穀。或蔬施所宜種。斯善矣。

識穀者、穀之性與所宜之地、皆有辨、或宜高。宜下。宜乾。宜溼。宜先。宜後。即一類中、亦有鮮老。巨微。強弱。好醜之不同。種者。食者。雜者。藏者。各有攸宜、惟智農知之。

識時者、尤農職之要也、稼穡之功、培植。栽種。移接。壅耔。灌漑。俱有定時、日月會朔有定度。收獲藏蓄有定日。不可易也。一失時、諸務失。一歲之業亂矣。加篤名賢每戒農曰、勿忽于時、一時之失、并敗後之諸務也。愚者値微阻、輒輟工、後委不知後日亦有定務、安能

并力二務乎。古謂惟知諸時之勢者、斯不難富也、

識力者、智農量力受田地、過其力、如加重于畜。能勝任乎。愚者貪多、人。工物力。穫不償費也。智者法駱駝、駱駝自臥受任。能起。卽能負。既起不容再加矣。

識利者、農務繁治、規不一、時力有限。不能兼成。智農識其費少功多者。審異方之俗、詢異方之士、益智利業焉、近有巧器數種、從遠西來、極益諸業、爲利無窮、

識水者、田雖美、无水以調雨暘、利終薄、故農之智者、備汚池、或引泉水溝渠、多方致利焉、不然、有水不能用。或能用而不盡其力。益必微矣如水多或不多而勢甚急、足運水車二輪、乃獨立一輪、或水勢足潤百畝、用不得法、僅溉數十畝、水力之半棄矣、或灌溉時、太過不及、無益有害、豚于不識水之力與勢也。

識壅者、壅田之功。于農爲要。善積難、用之得宜更難、盖籽壅之類不一。地與種所宜之壅又不一。多寡先後。溼乾。純雜。及早遲諸等無美之情。非智者。不及識之。

識畜者、凡欲治農、无牛馬等畜、是犹計造无器計渡

无舟也。畜之類不等。類之中又各不等。或畜之力。時時又不等。育之規。時時處處又不等。先善擇。既擇善育。既育善用。農之智者審之。愚者忽之。

識機者。諸機會奇遇。非常之幸也。無定時定處。非智巧所能圖。或事會時逢。或造物主引使之也。則于農隙。于急務。于種稼。于穡積。于收藏。于鬻市。于栽植。于移接諸務。非計非思。値大為之機。緣倍益之善端。農之智者。預為後地。无時不備。得其機而急乘之也。盖機一逝。不可復追矣。

識議者。農業繁異。時勢恒變。識力有限。難免諸惑。倘非好問博議。胡能盡曉。聖經云。多議多福。是也。

治地第六章

凡穀異類。必異性異情。則所宜之地。與地所宜之工。亦無不異也。至各國所尚。亦或不同。茲畧述遠西。與中華相參補焉。夫善地既托善農。則先量地情勢。因定所宜之穀之木。田外築隄。植木棘其上。一以障潦水。一以拄踐踏。一以禦牲畜。一以防盜賊。地勢尚平。平則受播種。承日月。容灌溉。停匀无頗。獲益更多焉。

地情愛潔、沙礫草棘、芟夷淨盡、不使停汚洼惡也。又須畫定區域。及內外阡陌。不使太潤。太長。太窄。太短。種未播。耕貴多。貴深。貴密。耕深者一以拔草根。二以動頑土。三使穀根深且固。寒暑蟲蟊不至。遇潦水亦易滲下。不致停面淹敗也。故耕深者費力多。所得亦多也。所宜慎者、耕起之土或惡于地面之土。則勿翻。與夫熯地之耕、亦不必深。蓋土皮易結。生機難通。遲發遲熟矣。況久藏遲發。或敗于地。或爲蟲食。生者僅半耳。耕時忌甚溼。甚溼則結塊難破。忌甚乾。甚乾則土硬難開。費工損力矣。地欲再四翻之。始種。夫于地中四週、備溝渠瀆池、積雨水之餘。以濟旱。次時加壅耔、土力有限、漸漸消弱、如人體常受勤勞。非飲食補之。力不繼矣。地之澤潤。多得于壅。積壅施壅之詳、另有本論、

播種第七章

百穀播種、有時。有瀼。麥有二種、早者宜秋。晚者宜春。種欲潔。欲美。欲實。子之強弱。繇親。穀之堅好。繇種。古諺曰、爾所穫必將穡、此之謂也、故智農先擇美實、篩

11

之洗之、既淨且乾、然後播之、腴地種宜寡。瘠地種宜多。盖腴地鮮不生。瘠地多不生。故也。播時欲勻。雜合糞灰覆之。以杷。禽不得食。盖播不勻。則得種亦不勻。多則相軋。不得發。少則枉地。不得生。然覆不欲深。深則久埋至朽。或爲蟲食矣。西土多方禦蟲害、未播先散以灰、或合硝塵。種之時、幷播自苦苣種、初萌及稍長、則力耘之、惧狼莠害佳禾也、故怠于耘者、必致善穀之遲且虛也、

黍有長莖短莖二類、短者良。種時在春末夏初、厥地喜易、喜肥、喜頻灌、不忌寒、霧風雨、兩月可熟、故五穀之中、惟黍省地力。省人工焉。又一本叢生有三四十莖者、故立苗欲稀也。種時宜晨暮。不喜日中。種即覆壓之、恐受日氣、土裂種枯、不能復萌矣。故智者旦播、即重覆之、使根深固、即遲發、然積多力、終獲大利也。遇熯時、以黍與諸種同浸一二日後播之。其發速且盛也。諸穀中獨黍喜早耘。盖性粹體細。根不深。一見草。不舒長矣。他穀性粗體强。耘稍緩不妨也。然亦不宜太遲、盖耘之速者熟亦速、且盛也。粟性熱于黍。種

雖同時地、不必甚腴、即高坡沙地、可久敵亢熯、稷于
百穀中最粗、最喜濕、耗地力多、貽人益少、智農于地
之下者播之、不肯費工、恐奪他穀之力也、
蚕豆于豆類中、體大性粗、厚地寒時種之。不論冬前
冬後。地薄則孟春將盡日種之。加壅前後皆可。始生
即耘、破其周土、易長速實。若種望前。多被蟲壞不實。
穀中惟此豆不勞地力。更藉壅益之。故種豆之地。次
年種麥。无不盛也。豆有多種。大率愛善地。地欲三翻。
孟冬、孟春、季春、翻後宜壅。壅後宜播。播後宜覆。播前
宜浸。耰不厭再。種不厭稀。自足壅田使腴也。
稻谷地可種、地磽則加壅溉。冬前後翻治、既平、依形
畫區、內外並鑿開渠、備溉、次擇美種、浸一日、播之。引
水寸餘、則速生、又孟春種一區為秧、秧出夏初、分插、
溉水宜恒流、不使久注致朽秧、水不久浸。亦不久缺。
秧太盛、稍閉渠日曬之。消濕之餘。結粒時加灌溉備
或霧或熯之虞也。

種樹第八章 移接附

古云、有田而買木及薪者羞。是故種樹為農業要務。

但薪木所資、其有果實者、又以備他穀之缺也。故農之勤者、首察地勢、種穀外、地畔路傍、依法植木、不虛寸土以失利也。瘠地則植無實之木、如榆柳等、不損穀類。數年後材木不乏矣。植在秋末春初前半月間施鋤治、外開小窩注雨水、每秋末削其餘枝。結實之木、愛高地、東南更善。地與濕寧乾、與肥寧瘠。未種前二三月、先開大穴、以清其脉。植時以稍乾糞合土之善且碎者。力壓其根。又以小石圍其根。為久存水與土之原液也。植時層層實築、外開窩時澆之。歲鋤三次。穉弱則扶之以木、密視而治之、不使內生之蟲、外至之物得害也。栽之時、必前半月者、蓋月主陰。月進氣必盛、屬陰之物亦盛。月退氣衰、屬物亦衰矣。故農植物必俟月進、截物必俟月退也。及其樹多死、即活亦緩長難實。又俟陰雨、免日暴。修治之時、宜冬末、不宜始萌吐花時也。月退時、削其餘枝、必近樹幹、從外衰下于內、不令雨露漬心、及皮致朽爛、或生蟲也。治時又欲徧除舊葉、不令結腐蟲。春初培植、若結實太繁、減三之一。否則果不大、且力過損、次年不實矣。

移接法甚多且異、然分枝接更穩且利也、接于春初、樹脉開陽氣施時、寒日十九八九、益熱主生、寒主殺也、貴于日將落時、受夜露之滋、免晝熱之害、又愈近乎根、發愈速且盛、益愈親其生之原、愈得地力多也、又所接之枝、須美須全須鮮、取向東者、長不過四五寸、接時僅留二三目、以便發萌、首目切近于分處、向乎外、既接、縛之以黃蠟、塞左右空隙、外包以土、土外裹以乾草、

西俗多于地外道旁、樹桑供蠶、益倍于諸樹之利矣

月桑子既熟、取種播之、次輕覆以塵、以草、又灑以漿水、至來春復鋤、畧長、移于他地、數年後、桑不勝用也、樹葉白者、細軟、宜食小蠶、黑者、粗硬、宜食大蠶、黑者生絲細美、然難成、俗多種白、從其便也、

壅田第九章

凡欲田腴、必多糞、多糞不如燬地、燬時于夏冬間、反土耕之、未能燬地、則于穫後、焚餘草而耕之、令灰入地脉、得雨潤、益不可言、焚草非止敗莠、亦滅蟲、爲糞矣、又法、反土于冬春二時、種豆、豆長、則反之、覆以土、

後種麥必有大利省他壅焉又法有、種日豆區大而苦與麥合種土必腴蟲必滅或屆而入地苗必茂盛矣又法撒石灰于地非特殺草殺蟲且能肥地又法取溝渠之泥與石灰合之令熟播地可致大利又法取諸畜所籍之草半爛者合畜之糞積深坑待熟撒于地隨覆以土西農多用此法以上諸壅愈新愈有力貴月進之日焉又法凡地瘠者于孟春連灌十餘次與實壅無異又法夏日收道上埃塵秋末播之新麥上又法收治硝者之遺土渣滓可當善壅又法取乾草等物鋪路上人畜踐之雨露濕之久則成糞又法積落葉于道旁掘坑貯之或以畜尿或以雨水漚之或單用或合埃塵又法凡場圃房室道路之污泥或治皮者所去渣毛等物又雞鴿等禽所遺穢及諸朽惡之積俱足當壅又人物之尿為首壅然須浸之以水滌之以埃或灰庶有益無損又法江湖塘池之底所生腐草淤泥之種膩乾碎之亦可當壅各國有多法不能悉述姑拈數條待明者類推焉

水灋第十章

水法有二、地多水、求去之。地無水、求致之。凡田自湧
水、或旁注多水、致損苗、一法相地高卑、掘卑益高、則
高處乾卑處成溝、聚水或畱用、欲外洩皆可也。又法、
引外來溪川之水、冲漂汚泥之地、內注之水、無不從
外水洩者、又法、徧種多水木、木長餘濕漸消、又木根左
右開長致地墳起、又積年所落之葉漸塡水脉、不使
湧溢矣、發水之地、不大不潤者、另有法、用器汲餘水、
使外流、法見後、或又壘沙礫堆薪木水中、覆以善土、
焉、其或無水、則用取水之法、夫水法關于農業甚大、
者、以水之于地、如血之于體。體無血不活、地無水不
潤也、其法有二端、一隨地勢覓可取之水、善用之。地
勢高卑、乾濕肥瘠不等、或外引溪河湖瀆、或內掘井
池、一備水器、得水多而用力寡者、西器爲妙、譯華文
者數種、畧見泰西水法、近有新出者、更省力焉。

貯穀第十一章

穀熟、月遲之日、割之、晒乾取粒、再晒至極乾、藏之、藏
法地欲高、欲透風、不則易朽、地欲潔、空醋洒之、乘熱
高積、再洒免蟲患、可久存也。又法、積時雜入黍米、黍

米性寒。能節穀中發熱之氣。免腐也。偶藏不善。或生
蟲。曬至極乾。篩至極潔。日將落時。帶熱藏之。堆愈高。
內懷之火必愈鬱。蟲必速斃。數日穀漸復涼。後不復
受損矣。又法、積穀時、撒蕘葉于中。取甚苦臧內虫。不
使發。又法取乾木炭。或石炭。徧入穀內。又法插毛竹
管于積中。內熱氣繇管出。外涼氣繇管入。穀存不朽。

養牲第十二章

養牲、分農力者半。農之得牲力者亦半。各方所用牛、
馬、騾、驢、無定規。以現衡之、牛更便于他牲。何也、他牲
驅使易。成功速。然不耐久勞。值肥腴、泥濘、邪陂等地、
不勝任矣。牛力強。无不安。耐久勞。食易備。疾易治。即
老。皮肉可用。騾馬諸牲不及也。牛之善者、不論形之
大、小、美、醜、擇齒幼、力健、且全者、得則慎育之、勿過勞。
溽暑風雨之時、非不獲已、勿使焉。偶勞、以熱酒哭其
口。或熱水洗其蹄尾。或乾草擦其汗。搔其汚。藉草而
臥。以相安之。水草喂之。更安。慎者、擇善役專治之。諸
畜生豐地。不若生薄地與山陂。以不耐勞。命短故也。
牛之善者、首微、額舒。目大而黑。角短。鼻濶。耳毛。體長

且厚。乳長大。毛輭密且短。色深黄。或醤油色也。
牸牛身欲長。不高不矮。色深黄。或近紅。背欲寛。腿欲
粗。躰欲窄且圓。胸濶。首短。額廣。脛壯。目黒大。角短尖。
尾長細多毛。若是者爲牸牛之良者矣。四歳始衰焉。
犢生四十日後、始喂以草。六十日後、斷乳。五月後、月
退日煖時騸之。騸後勿勞動。厚育之。一年後漸習之服
役焉。習法以老者伴之。古言曰、犢學耕于老是也。
羊之利、皮、絨、肉、乳、糞、皆厚于牛。育之尤便。相羊法、身
宜大。腿宜短。腹宜多毛。尾宜濶。乳宜長。羝羊腿欲

胯股欲廣厚。首耳欲長。目欲黒。尾欲長且濶。若是者
爲羊之良、忌寒風雨雪、出牧必日高避露霧之害、入
必于日暮時、月數以塩吹啖之、春擇日煖月退時、搔
其絨、夏末復剪其毛、乳治爲膏、西國以爲大業、其法
另有論、
養豚有大益、无大費、身耳喙皆長者良。能多食故也。
善育者必以牢。厚其需。潔其藉。多存牝以蕃其類。牡
者備用。
馬之良者、取形之不巨不微。頭小。額瘦。目黒大。不淡

耳短峻而尖。口鼻長大而濶。頸不長不短。胸濶前凸。背尖竪。腿高。骨大而直。胯肥而平。尾長而毛細密者。馬之良也

驢之善者、三歳后用之。十歳止。身欲高。頭欲長。首欲大。耳長。鼻濶。胸廣。背峻。胯平。腿齊。尾短。

騾種雜。因驢與馬合帶二性。力之強。係父身之壯。係母。良者價高。與馬無異。壯者強于牝。牝者多用之以任重致遠。命更長。但牝者性順。便習農務耳。母之善者、身大。首小。頸長而曲。胸濶。胯平。肩背壯且圓。腿細。蹄小。筋多。肉寡。目圓。可觀。耳長。色尚醬。或深紫。或淺黑。牡之勢不同牝。身宏實。而背尖。胯扁于尾。肥粗。欲得善者。須備所係生之種。或曰焚騾蹄可以逐鼠。亦一益也。

禽蟲第十三章

農有場、有圃、有池塘、多育鷄、鵝、鴨、鴿等、其益必廣矣、鷄尚黑色、味勝于他色、性更強、又多生卵、卵更佳、雌善于雄、無能補益也、各方之鷄有多種、線鷄更美、性喜育雛、凡鷄雛付線鷄掌之、愛護小雛、較母更切也、

喂以稷及穀之熟者易肥、

鵝色尚白宜近水宜近草場、因其得食之便也育法取七八卵令雌鷄抱生多于鵝抱者雛肉更佳有大補冬鵝善于夏西俗用鵝絨備裀褥以煖于綿絮等物故、

鴨與鵝無大異但肉味更美更益傳類更繁更易育、無多費也鵝鴨冬月需粗粮或菜果亦可食、

鴿居于高避外蟲欲潔免生蟲及所遺之糞欲近水便行浴節內火欲地之廣且治者以便覓食向南據陽氣避北風冬月無外食備內需免匹散春末夏初生子先存種餘食之夏需黍穀冬喂以葡萄子及麥稭之粃者、

蜜蜂亦農業之一西北諸方棲林中枯木或石竅中、不待人治蜜蠟較他所更美育之法房喜煖靜向東受初陽氣避人喧近水濱花草之地性好潔喜香惡臭忌風雨房板造者上土竹次之夏末秋仲割蜜留冬需枉他適勿擾之傳類衆預備新房于和暖之地以香草置舊房前迎之分前三日房前必喧是時預

以法備之或以蜜酒或以鮮乳或以香液洒酒新備之房不止即播揚水土以止之或輕擊鑼鐘以追之止則以香房引接之夏月頻逐房中之蟲冬月勿動置多種芔液于房

養蚕爲女紅首業亦畧陳之蚕種懷于春孟生于春仲氣温桑柔取其美而鮮者以絲必應桑故也既生置之潔板先擦以醋艾等香草籍以細嫩桑葉欲擇美種瀝置温酒中棄浮取沉晒乾懷之生而壯健易長耐寒冷倍蕃庶也育處欲潔欲靜欲暖最忌風雨寒溼及鼠耗又忌人手觸葱蒜惡氣與雷响大炮諸喧囂棲板上下成列上窄下寬承上之落下者也育時初止旦晚二時壯加午葉以桑爲首欲青忌溼前一日擇善者拭之白者不如黑之加力于蚕加細于絲也樹宜種高地砂礫地不宜水地以葉溼食之弱而易病故將結繭備乾枝密排立成圍既結繭擇淡黃與醬色者存爲種餘置日下內蟲死即抽絲毋遲也欲多細絲衆蚕生時取大者黑者及[illegible]者另置之結繭後存以爲種偶染病密潑燒酒于地焚香草猪

油。洒。醋。潔。居屋。及樓板以治之。遇太飽、三四日勿喫。病。者除之。勿令傳染。時察屋內之氣。覺不善。煖晴之日。開窓取清氣。或多焚香料。亦足救之

終